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亦  
解  
亦  
解

PDG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三

明

宣宗皇帝

〔丙〕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

一名顯字厚夫豐城人

等清理天下軍伍時

軍伍頗缺衛所句軍州縣多不以實

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行賄得免

興州軍士范濟詣

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

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

祁華人

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初帝為皇

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

沙縣人

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

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帝亦弗重也

陳山于明年正月亦拜議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先是利陷茶籠

去年十月

陳智方政討之敗

績三月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

宣化賊周賊太原賊故庵英雷賊藩可利雲南雷遠州紅衣賊長黎俱叛附利

宣化太原晉府名芙蓉縣名皆屬交隴

布政司今為安南國地

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

將帥師討利尚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

明制凡以失律奪職賊罪從征者稱

為事

聽通節制

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覽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趾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

交趾自永  
樂以後久  
隸版圖黎  
利等竊弄

漢順帝稱王  
犯所必加  
誅陳智方  
雖等敗由  
政尋亦非  
相尋將由  
人關將宗  
既別簡重  
臣統兵進  
討而奇聽  
楊士又等  
珠崖之喻  
其時變不  
諸臣能夏  
隨聲附和  
正宜相商  
決策乃軍  
行甫出國  
門而君臣  
相顧地息  
爲棄地早  
兵之通說  
後王通但  
務講和陳  
洽柳升相  
繼戰沒喪  
師小醜所  
爲皆由坐  
困於所於  
先廟謀之  
氣於

方民命猶等以爲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爲非是帝  
顧士奇榮曰稱爾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爲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  
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德布仁行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對豈較得失邪  
帝領之乃下詔大赦交趾罪人蒙利澤保隆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悅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冰割

股者不在旌表之例 事見 至是總旗 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 衛整女母病篤割

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爲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剖肝豈可爲

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爲之又

設尙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

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爲翰林修撰專授小

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

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爲常于是

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 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屢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

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

永樂中高煦有罪自營南徙封樂安事具前

益怨望帝卽

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爲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

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

指揮王斌將前軍擊達左軍千戶

擊右軍知州朱恆發軍高煦自將中軍

四哨

指揮韋弘章與千戶王玉季智領之

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師朱恆及長史錢

巽尙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

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爲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潛家居

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眞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

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立繫以聞帝遣中官侯泰

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

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

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

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

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賚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

爲罪首帝遣陽武侯薛祿

薛祿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實更名祿

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原吉

內使令即給職  
止於供職  
使令亦不  
讀教之識  
過記大義  
字解特開  
署已特開  
而巳特開  
書堂聚至  
四五百人  
已不免重  
視其學士  
令大學士  
翰林等官  
專以授書  
爲務尤案  
職守而聚  
班聯若輩  
因此遂得  
與外僚日  
相習熟實  
開食綠交  
結之漸宜  
宗于內使  
傳旨必令  
覆奏始行  
非不始心  
防制乃必  
欲其深通  
文墨甚至  
掌奏批硃  
悉假內不  
之手實不

解其何所  
取義至正  
統初即有  
司禮秉筆  
之事貽害  
遂不可勝  
言豈非  
法之不善  
耶  
高煦不過  
一凶暴無  
賴之人又  
習見成烈  
以冀得國  
遂萌逆志  
其情事究  
殊而宜宗  
亦非惠帝  
柔弱可比  
高煦第乘  
其新立選  
心不軌之  
意宜宗之  
竟能決一  
親征故一  
聞六師壓  
境如震迅  
雷手足已  
無所措則  
其事半功  
倍固時勢

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爲是言？彼借卿爲兵端耳。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卽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埈居守。帝在道，馬上顧謂從臣曰：前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頃日彼最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或之未易下。聞大軍至，亦不暇奔。顧謂軍家要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快計之高煦，外強中怯，取反者，以快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冀能俾成事。今朕來已，瞻埈敢出戰乎？至卽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遣高煦書曰：張敖

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出倡謀者，朕與

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執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

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葺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

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

請卽攻城。帝不許，復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

請卽攻城。帝不許，復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

使然出若師  
命將敗且  
恐可定且  
未可之辭  
所遣命色  
祿聞垂泣  
變甚至向  
廷臣法無  
能視建文  
時相李景  
隆幸而去  
幾相李景  
宗英等且  
楊榮等之  
力贊親征  
亦非齊黃  
覆所能及  
其功同故  
不可同日  
語也  
趙王如  
與高煦同  
惡自當聲  
罪未與逆  
謀安豈可  
樂安豈可  
遠慰親疑  
建文削藩  
釀禍前藩  
非遙況高

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

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味爽，帝移蹕城南。

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甯一戰死，無爲人所擒。高煦紿斌等復入

宮，潛從間道出，爲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爲書召諸子同歸。

京師改樂安州爲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尙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

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敕。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

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

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

諍，二人入，闕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

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

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

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壽州人，向成祖

女永安公主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卽上表謝。

且獻護衛言者頓息。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薄陳山。山尋入內閣，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小內使書。

照既已就擒有虞必  
翼翦伐乎須山輒倡  
陳移師問議骨肉其  
庸安無異齊黃而愈  
邪更不宣問幸而可  
宗從揚曲士奇之說  
子保全否則無故相  
殘不幾復效建文之  
滋議邪以李時勉獄  
直屬仁宗本屬宜宗  
過舉宜宗設未審所  
言何事詳容不加詳  
察市曹則付市以嚴  
其未嘗非怒未嘗非  
威未嘗非其未嘗非  
故爲曲折

張瑛亦出爲南  
京禮部尙書

廢高煦爲庶人。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恆

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

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

備書其事。後數年雷王幅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向帝，仆于地。帝命昇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于其上，燃之。逾時火燃銅鑊高煦死。諸子

死亦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爲翰林侍讀。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

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卽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

爲前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

諒閣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

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

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趾，遇賊于應平。交趾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參贊尙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趾，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卻之。參將馬瑛破賊清

以顯其寬  
宥但由其  
美所由究  
罪先朝盛  
非而必使  
德于大廷  
之數始為  
應息稱忠  
歎息形己  
將欲仁不  
復為仁宗  
少留餘地  
于自安且  
以宗後此  
宣陳並請  
于大行  
講籍發逮  
義郭循極  
繫郭循極  
諫怒作裏  
既視金瓜  
失擊殆瓜  
以異又自  
前後之耶  
相矛盾耶

威與下石室東關俱交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甯橋臨

河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

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治陷

陳墜馬左右欲扶還治叱曰吾為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

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一敗

卽氣沮陰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

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櫻城拒守利移

兵攻之不下既而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嚮官以下萬餘級利懼欲走將請樂壽

驅力竭自剄死復攻耶溫耶溫去廣西蠻群止二宿總兵官顧興錫雖兵不救城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給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遂隔事俱在明年為江城在故諒江府南耶溫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希聞王

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副之都督崔聚懷遠人充

參將尚書李慶字德學順義人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

徐亨新甯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敕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阯布

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未〕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爲庶人

初濟熿既構陷濟熿幽其父子

空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媪走訴成祖盡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

熿封其子美圭爲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熿斬不與仁宗屢詔諭之

不聽帝卽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甯化王濟煥亦奏其

弑母事亦見前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爲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

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

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莫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

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合肥人等討之松潘衛當發軍成交

阯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詭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

軍討番宏潛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偪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

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爲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

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注見前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

帝遣懷與指揮將蔣貴字大高江都人合兵討之而梟宏于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逐散賊種

金作贖刑  
古義苟情  
之有可矜  
罪非不赦  
許其納米  
弛罪亦未  
宜不願  
自贖豈可  
不問其強  
與否而令  
人使從之  
無窮者轉  
受無窮之  
累則見而  
利起仁行  
糴矣

招撫諸番三十餘寨  
松潘平命蠻嶺其地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

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  
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徐州人鎮廣西。柳慶蠻韋萬黃等糾合猺獞苗種劫掠

臨桂唐縣今爲桂林府治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以不救交吐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

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于藤。候官軍至。輒斷藤下之。莫敢

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

衆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

害。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爲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

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復漙。將軍新潔衣也。甯可污乎。雲曰。

彼且疑。奈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邪。雲曰。善。

盡卻之。由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在難。遇伏死。諸軍盡歿。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

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僞爲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

令其下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啓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

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即鎮夷關水升意殊輕賊郎中史安字志靜豐城人主事陳鏞

皆病甚強起告升都事潘禋鄆人且引甯橋事爲戒升不爲意前至倒

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淖中伏發升中

鏢死從者皆歿其夕銘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鬪

賊驅象大至陳亂聚爲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

一人降者安鏞禋及主事李宗昉史無皆死黃福奔還爲守關者所獲欲自殺守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聽我言

冬十月王通棄交阯與黎利盟而還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教

利立陳暲爲陳氏後暲嘗善實先陳王項三世孫今助得之交人欲舉以爲後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盟

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爲馳上表卽引兵還沐晟軍至水尾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阯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鴻臚寺進黎利與柳

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暲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其

開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最大敗水尾交阯舊無屬歸化州援雲南界

立儲非善  
全之道向  
已屢論及  
之若由子  
臣下申請  
尤易滋流  
弊況其未  
離禰者宗  
乎乃宜甫  
皇子生而  
八日而羣

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

之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爲不可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

厭兵且前有欲棄交趾語前具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

爭于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趾赦除其罪并諭利興滅

繼絕意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

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

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爲利所獲及拘

留者不可勝計交趾內屬二十餘年屬叛屬討及棄地罷兵歲費軍費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起鄜平人幼育宮中乃

陰取宮人子爲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中戊〕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爲皇太子即英 皇子生八日羣臣卽上表

請立爲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瘥自有子吾

子敢先后子邪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作帝訓成 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想正家禮親仁民經國動政善恤戒成用賢知人去帝

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詔子孫

即此悉心直益肆竟 卷一百三十一 日 皇 帝 訓 成

臣請立太子  
紛疏已陳  
有何迫不  
及待竟至  
于此徒知  
于古慕名  
拘不審事  
體真不足  
當一嘆而  
沉其事出  
耶撫摩迎  
合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母以子貴

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爲不可翼日帝獨召士奇

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別宮則進退

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

爲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宮宮至正統八年乃崩葬金山天順間道監恭讓皇后金山在宛平縣西北

宴大臣于西苑在今西華門西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爲圓臺臺上爲圓殿其北即萬歲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

也殿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

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呂當

時帝方勵精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內漸獲治平帝乃徵古宮臣議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遊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則民間疾苦賦詩哭鳴朝野稱盛事云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閏月遣使撫輯

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

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卽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阯罪下獄論死 時議以通棄

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爲最重然帝皆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顯與祖先被誅亦下獄沐儀爲

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恤交趾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

字禮頌大嶽人

爲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

人

以貪被黜楊士奇

楊榮薦佐廉公有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勵

佐視事卽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日

趨朝小憩于外立雙藤戶側百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

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顧獨坐云

都察院吏訴佐受贖金私遣錢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當與佐聚乎對曰有之朝官律薄僕

馬病發資之贖不得不遣半歸使出資免役官得資費歸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而臣亦然帝歎曰朝臣實乃如此因怒詆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曷敢譏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

治汝汝改行吾當賞汝帝聞謂佐得大時益喜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

悉稱行在

事見前

復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

諸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于寬河

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南流會額爾根河入盛京甯遠州界

帝次石門驛

在遼

化州西有鎮

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于遵化

遼縣今爲州

而自率精騎三千人入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

注見前

遇敵于寬河帝親射

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

部衆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旗悉下

朝官自有常祿卽或薪芻僕馬所費較多又豈可取給欸人致損清節乃當時相沿以成俗雖以顧佐之廉公有所積習所移實非大自失之義宣宗既知其失又因楊士奇之言而悉別章即常以剔除

積弊極惟  
村之浩嘆  
姑息因而  
明知不則  
爲之禁下  
傷廉累子  
之風伊于  
胡底尙成  
何政體乎

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

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

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

〔記〕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尙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 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賊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翱字九舉  
號山人言官吏害民憲政賊犯爲甚今官吏

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爲治之道也請自

今賊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

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

官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

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真  
東莞人等亦言之乃治兩京水道設關收鈔于是

置灤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京南濟墅在蘇州九江金沙州在湖廣

臨清北新在杭州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爲之船料不稅其貨

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爲國，大臣之道，卿等

宜勉副朕懷。

〔庚〕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尙書夏原吉卒。

忠

原吉與

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

是原吉卒，贈太師。

原吉有雅量，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振身，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解下者，原吉曰：君子不

以其慎如此。

二月，下詔寬卹。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

閒，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眞民生之幸，但今當寬卹者，尙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采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卽草敕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帝親橐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清河注見前下馬

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



豪強不錮  
則不足弱  
安良扶弱  
則利除弊  
惟真循吏  
能為之至  
於慈祥儉  
悌僅可論  
其宅心而  
果決剛明  
必當濟以  
循吏雖有  
兩稱究歸  
一轍也必  
以豫為勝  
體者哉治

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為知府。賜敕遣之。帝以知府多循資。

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

州。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羅以禮。桂陽人。知西安。員外郎陳本深。字有澤。鄞人。知

安。邵旻。知武。昌。馬儀。知杭州。二人。史。皆失其里系。御史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知温州。陳鼎。新興人。知建昌。等皆賜

敕。俾馳驛之任。其多。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著聲績。

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烝烝稱極盛焉。蘇松。郡。沈。鍾。

在蘇州。其為政。務勸農。蠲賦。利。與。利。除。害。不。遺。餘。力。以。有。祝。太。守。民。父。母。之。歌。鍾。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弱。舉。一。履。以。誌。遺。愛。時。論。謂。鍾。為。能。吏。而。謙。為。循。吏。云。

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即今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北。獨石口南。水。元。監。州。地。明。移。開。平。衛。于。此。今。設。副。將。開。知。駐。防。洪武初。設開

平衛。置八驛。東接大甯。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甯既棄。開平勢孤。

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注。俱。見。前。之險。邊備

益虛。

遣使捕畿內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資用未嘗缺乏，比國無大費，而資用僅給，卽不幸有水旱征調，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繕軍十萬人于濟甯，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歲可得米一百萬石，帝善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部尚書張本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未免勞擾，事遂不行。

九月，以周忱爲工部侍郎，巡撫南畿。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往釐之，乃用大臣薦，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許便宜行事。

忱浮沈部署，歷二十年，精運餉府，長史及是以楊榮薦，遂被擢用。

忱至，卽召父老，訪悉通稅故，設法以次

理之時，蘇州通賦最多。

積至八百萬石。

而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

七十餘萬石，而官田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

南竹巡撫  
水設減浮  
糧一切實  
農指置善  
心指置善  
政頗多誠  
非苟且可  
飾者其告  
及若不省  
許則不省  
謂之無失  
蓋多事固  
虞其擾民  
而刁健必  
宜于懲治  
況南人好  
訟自昔已  
然誠能處  
置一能處  
警其知庶  
奸徒若一  
斂跡若一  
樂置若一  
問則小不  
益無所願  
忌勢必聞  
風競起案  
乎又滋利  
民至何繼

先是胡榮為巡撫用法嚴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痛忱笑曰胡痛教旨在臨  
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及在江南既久與吏民相贊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  
類從典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疾苦為之商略處置其取下車專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者則推  
誠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暫相視水利督濬崑山嘉定疏浦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耆不知為巡撫  
也輒與忱同命者北鎮山東曹弘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浙江禮倫由郎中河南山  
西于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任最久政績亦最著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注見前閱武而還

十二月兩京地震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趾黎利遣使奉表

謝恩詭言陳昂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知

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齋敕諭利及其國人

令徧訪陳氏之子孫并盡還官吏軍民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

使奉表并具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乞封帝乃遣禮部侍

郎章敕字尚文會稽人齋敕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為東都清華府為西都分十三道各設承政

憲察及提兵使司其制度多習雜中國云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

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越數

胡弊之後 寬弛因濟 張時欲爲 其易以不 簡未嘗不 民但因人 面計而以 教旨爲解 則殊礙於 理豈知除 非安民本 穠二事去 以植嘉禾 而保善良 亦豈得不 鋤敗類淨 高書清徒 而務爲始 息養奸又 安能盡撫 綏之實邪 徽行至臣 下私居之 宋太祖之 于趙普會 一行之其 意或在子 陰行伺察 然已不可 宗果思士

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徧  
洽萬一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  
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

陳瑄改用官軍支運 造淺船三千餘艘分運官軍就近  
軌運交淮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 既而官軍多所調遣仍用

民運道遠數違期會黃福與瑄董理漕事福請復支運法 在四 令江西

湖廣浙江江南北諸郡民轉粟于淮徐臨清各倉而令官軍接運至京

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反經年失悞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

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

謂之兌運又命廷臣議定則例 耗米以地遠近爲差民有運至淮安兌軍者減十之四  
如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至倉其不願兌者聽其自運

兌運與支運參行軍既加耗又給輕齋銀爲洪開 開會通河諸關  
額餘呂二洪及 盤撥費且

得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以遠運爲艱由是兌運多而支運者少矣

十二月 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使假

采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

侈非法遂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罪示天下

奇一言何  
難宜召入  
對而必臨  
昏暮降臨  
乎迨後故  
宗蹟乃武  
事遂如盤  
聘自同盤  
府大反皆  
遊不反皆  
宜宗善謀  
之不有  
以敢之耳  
轉漕之法  
明季屢更  
迄無良策  
蓋輸將之  
闕閣之職  
而飛棹則  
宜掌令在  
官若令富  
老承值當  
戶充當即  
使全無苛  
擾而常賦  
外已多征  
方役之為  
後雖改爲  
支運而尙  
令民運至  
中途及陳  
瑄等議行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

諡文

幼孜病革家人屬請身後恩

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聽及卒贈少保

〔壬〕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范洪

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卹 帝召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

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略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

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澇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三十五篇

秋七月揭幽風圖于殿壁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賦

詩一章命侍臣書于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咏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曰吾每誦此

兌運微乎  
然不以收  
納責之歸  
司交兌仍  
令軍民私  
相授受且  
運與支法  
不一歸于  
一民問從  
無所適從  
強弱不均  
弊蠹民出  
非恤民之  
善政也取  
刑賞乃免  
下大券賜  
死之功臣  
且諸不可  
執法則有  
反汗之虞  
而曲貸之  
弊扞義之  
施且由此  
而交困矣  
至宮中  
本並未  
稍著微  
勞

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宥誹謗者罪。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誹，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誹謗木以來諫者，此人甯可罪邪？其釋之。

置蘇州府濟農倉。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戶部給

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

石，并官鈔平糴米。時江南大饑，忱奉詔令蘇州縣以官鈔平糴。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

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

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數還官，忱與況鍾定條約以

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爲濟農。久之，歲有餘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

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

焉。

〔丑癸〕八年春三月，賜曹鼎字萬綱，官管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鼎初由鄉舉授

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注見前。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中

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鼎始。

有錄竟至  
足書宥死  
且從而衰  
矣之乎不  
知閣官輩  
小人難養  
若控取得  
宜尙謹守  
不敢干犯  
少不檢察  
則蕩佚者  
有之況假  
以護符縱  
之玩紀蹈  
愆乎明室  
寵任宦官  
之弊至英  
宗而大壞  
宜宗此舉  
固已開其  
漸矣  
妄男子敗  
至禁門呼  
誦國有常  
刑自當執  
付法可初  
律以治異  
無庸好執  
矜奇也  
至帝前已  
爲非禮呼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景星見 禮官請表賀不許

〔甲〕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嚕台于穆納山

在今烏喇特旗四舊作母納山今改

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嚕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舊作阿卜只德今改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 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

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敕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

明史土司傳松潘諸族古藏先結等十八族長官司

及空郎龍溪諸寨方輿紀要松潘衛南歸化關左右有龍溪諸寨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寇如故乃

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番悉降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寇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卽位是爲英宗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

仍不巳則  
罪更無可  
寬宜宗乃  
比之設諫  
木以不誅  
釋而不論  
疑既不過  
宥尤過縱  
皆好古而  
不失也道

鎮守中官  
鑾唐世亂  
軍弊政亂  
壽等激事  
交趾已議  
撤除于初  
政誠爲有  
益但收糧  
巡鹽諸務  
均係民生  
關計亦非  
可委任中  
謂至兩京  
守備更嚴  
然守與軍

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卽至乾清宮攜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

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尙書蹇義卒

定忠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

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議推蹇義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節而蹇尤厚重賢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至議蹇法不荷爲包容上前所言退不敢以語人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

淮浙者如故

加戶部尙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時廣城伯李隆

守備南京福以參贊身坐隆制然隆得福禮甚恭公諫卽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悉從之由是政體民安遠近悅服

二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

宗法第罷不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羣

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候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兄彭城伯

景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



謀其視各  
布政司權  
寄尤重正  
當首行議  
罷爾時三  
楊輔政不  
思永靖根  
株乃復瞻  
顧首尾使  
尙留萌蘖  
不復而瑤  
患可除遂  
不復熾榮  
濟等豈得  
鬱其谷哉

終不許

尊皇后爲皇太后

封弟祁鈺

宣宗次子賢  
妃吳氏出

爲郟王

封平陽王美圭爲晉王

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

紹封

以禮部尙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

士奇等復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振卹大盤山

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  
數十里跨新淦水暨二縣界

賊曾子良等爲亂衆至三萬屢撫不服森與吉安

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衆潰散

詔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夏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

在天壽山東  
長陵之北

諡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明史贊曰宣宗即位以後重朝其禮政得其平朝祀修也聞開場樂明與五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然有治平之象矣者乃張爾奇起旋即削平掃蕩遼東寇實攝帝之英姿容鳴鹿幾克繩羅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

此四川龍州今龍安府是

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

七穗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

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

字水編吳人

主事郭循

字循初

于獄復其官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

義帝怒曰祚以朕爲未讀大學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

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爲刑

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褻以訛至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

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以王振

蔚州人

掌司禮監

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掌印秉筆照堂各太監爲內官最要職

振狡黠多智事仁

宗于東宮宣德初寢用事帝爲太子朝夕侍左右及卽位命掌司禮監

寵任之

太后嘗遣使至內閣問事振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憤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振榮以實對太后怒釋振仍令至士奇所謝罪且戒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問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

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談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自宜德間法  
內官已稍  
知幼年踐  
宗政在三  
楊益當整  
齊宮府使  
官豎有所  
主亦而不  
致少

狎近宵人 況以太后 委寄之專 計從言聽 王振雖爲 英宗所寵 而冲齡不 命並非不 可挽回未 振權任未 重亦非有 不可拔之 勢又何難 密啓東朝 乃三楊不 力加裁制 早爲防微 杜漸輔導 之職所關 實多至禮 甫廣可禮 卽欲參預 閣事已明 之機已能 又守正力 持不爾士 奇徒出於 家不淖使 事何少之 非得太後 遇得邪則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

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澹謹小心每議事士奇

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

各時論賢之號三楊以居第曰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魯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王子

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爲托克托布哈在作托都所窘竄額齊訥外爲納

款而數寇甘涼至是陳懋連敗之追至蘇武山在涼州府靈武縣東南而還托克

托布哈者元後衛拉特托歡既殺阿魯台欲自立爲汗 衆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也

英宗皇帝

〔丙〕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

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尙多宜令于北京八府屯

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

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

擢之擢行  
廷中擅何  
威福又行  
待八年以  
後乎奸宗  
信用奸瑤  
其失固不  
待言而致  
成巨忠致  
貽禍國家  
于三楊誠  
不能無實

字行簡等爲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殿。宣德前經筵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定于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三日日講期

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南京戶部尙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疏淺

宜令布政按察二司徧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兩畿及十三布政司各

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爲令。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事具前及宋

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祠墓傾圯者修之。

兩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東大水。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

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

臣俸祿及北京既建各衛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至是副都

御史周銓請于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赴京充俸巡撫

江西侍郎趙新亦爲言帝問尙書胡濙。字深漢武進人濙言太祖時嘗行之民以

爲便。洪武中天下稅糧許民以錢鈔代輸于乃做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麥

亦如之。南畿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共折銀百餘萬兩不送

南京盡解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槩

行于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爲永例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九月封黎利子麟爲安南國王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事至是帝以陳氏宗支既絕麟事朝廷甚恭遂遣使齎敕印往封之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尙書王驥字尙德東鹿人于獄尋釋之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

己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邪遂

執驥及右侍郎鄺楚字孟真宜平人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

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

官承振風指屢撫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尙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

劾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譴謫殆無虛歲

〔丁〕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于便殿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

后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曰

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

歎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爲太子時胡濙官庶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濙出

誠奉太后既對諸大臣數責王得請無不殺之使勢而贊成勢則去大勢易如反勢難五臣力振此後不得令于國事也振故心憚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

于元仁家每于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許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

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后頓怒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官雜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爲振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于國事也振故心憚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

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韃靼阿爾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甘涼

邊將失利帝命驥往許便宜行事先是都督蔣貴追敵魚海子在今涼州府鎮番縣

東北即白亭海古休屠澤也將及之都指揮安敬以前無水草遂引軍還巡撫甘肅都御

史曹翼奏之帝命驥責貴狀并戮敬驥祕之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

時魚海子先退者爲誰僉曰安敬乃卽縛敬斬軍門責貴曰汝大將亦

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校閱將士分兵畫

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尋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驥帥都督

任禮字自德臨寧人蔣貴擊之驥遣貴爲前鋒而自與禮統大軍繼進戒貴曰不

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在甘州府邊外故屠屠城北走之驥及禮復敗之胡桐林與下多樹漢黑

三楊則子  
景升請加  
委任私意  
捕辱若此  
又奚有乎  
王振乎

吳俱在順齊納地按胡桐木名漢書西域傳注胡桐似柳屬食其葉  
而味出下流者俗名胡桐誤可以汗金銀即此蓋誤作梧桐林非是又及之多喇溝舊作刀力窮  
漢今改

追至黑泉而還是役官軍出漠千餘里諸將左右夾擊殲敵幾盡先後  
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皆遠遁尋爲托克托布哈所  
殺

詔旌出穀振荒者爲義民復其家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字宗道六合人守備獨石洪初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

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

乎御史張鵬劾罷謙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堠修飭數與烏梁海戰

斬其酋威名聞嶺北稱楊王

(中庚)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與衛拉特互市也

六月旱錄囚

秋陝西饑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通逃工匠四千餘人宣德閒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

興造帝卽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

〔未巳〕四年春三月遼王貴烜

開王植長子

有罪廢爲庶人

貴烜杖殺長史笞荆

州知府爲撫按官所劾帝亦聞其內亂召訊具伏廢爲庶人

已封其弟貴煥爲遼王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溢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滿

六月彗星見長丈餘五十四日乃滅

京師地震

八月又震

〔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戶部尙書黃福卒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

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

得不識其卒也贈諡不及士論惜之

成化初贈太保諡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曹愉字性和臨臨人侍講曹鼎入內閣預機務王振至

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





揚行祥者  
事無證者  
或以為疑  
案不知逕  
國之說本  
馬荒唐當  
時謬語流  
傳既久民  
間遂信以  
為真且其  
去革徐時  
年代漸遙  
黨禁漸弛  
行祥習聞  
其說希圖  
富貴遂假  
其名號以  
為僥倖之  
謀觀所不  
年齒合其  
相符合不  
為無知妄  
造情狀昭  
然此與漢  
時冒衛太  
子事正誼  
一調更何

授世襲都指揮使

榮應事西朝謀而能斷或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關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嘗與至園果得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疑怒榮至輒擊胸亦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 有僧年九十

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

官柳溥升之械至京會官鞠之紀事本末云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恩縣父險勞其弟史百

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

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銅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人

皆戍邊揚行祥事見正統實錄記載家或附會傳說或舉合失據舊史例詳辨之甚悉今故于該說者不取

〔辛〕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 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

司思倫發思倫發本平緬酋既內屬太祖命兼統麓川之地為麓川平緬宣慰司事見前為其頭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訴

事亦 太祖仍命為宣慰回居麓川已分其地設府三曰孟養蠻名昔柏城元

見前土府後陞宣慰司 木邦蠻名孟邦元木邦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孟定蠻名辰麻甸元孟定

府屬水 隸雲南長官司四曰潞江蠻名思江甸後陞宣干崖蠻名千賴後陞大

候蠻名孟祐後陞雲甸灣蠻名細賧後陞雲南隸金齒明設金齒衛久之思倫發死

乃致疑乎  
所後或以附  
會者或以大  
爲迎歸山爲  
內或以爲山  
發葬西山爲  
耳食傳訛說  
紛紛無據耳  
真無異耳  
人說夢耳

其子思任發襲職，桀黠喜兵，會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思任發乘機侵據之，遂欲盡復其父故所失地，稱兵擾南甸。注見前突于崖進陷騰衝。

見前屢詔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剿，帝命都督方政會晟

及其弟昂共討之。事在四年政與晟不協，思任發伴言遣使伺其翼使師，與連信之政欲出戰，晟不可，欲遣舟濟師，又不許，政不勝憤。獨

引兵至上江。即龍川江，流出騰越州城外，流經龍川爲龍川江，下流入大盈江，變入以江在龍川者爲上江，近騰越者爲下江。全軍皆歿。政敗賊高蒙陳衛擊政死，一軍殲盡。

事聞，朝廷切責晟，晟懼罪暴卒，敕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昂畏賊不敢出，久之，至芒市，前偏遇賊，賊逼引還，已而賊擄者取藥，昂進克之，賊遁去，尋寇如故，事俱在五年。思任發由是愈橫，既乃遣

其頭目以象馬金銀來修貢，且請罪，帝用楊士奇言，降敕許赦其罪，侍

郎何文淵亦請罷兵，遣官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

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尙書王驥揣知

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紕廷議，以貴爲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爲

副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字廷美，安福人。

上疏諫不聽。球言思任發僻居南徼，素本驍悍，以邊陲失職，致動大兵，陛下特降聖書，原其罪戾，使得

憂且前泣，特世爲邊患，近雖稍抑，部曲尙強，今乃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變，何以爲樂？臣望陛下念罷麓川之師，專備西北，草下兵部以南征已有成命，曠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于獄，既而釋之。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于獄，既而釋之。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

大行每入京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

字原人

孫原貞

名瑪以字行德與人

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任不遷怨望擅舉

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

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

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以河南鹽

慶二府積粟賑之又奏令布政司集其衆授田給牛耕種流民以安

夏五月太白經天

遣使錄囚

秋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甯二宮成

永樂中宮闕未備三殿

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爲正朝至是宮殿成宴百官

故事中官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問王先生何爲王先生謂

王振也帝在文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千振方大怒曰聞公輔成王我而不

可一坐邪使復命帝蹙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門外振始悅

冬十月進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本深治行爲

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予正三品仍視府事

鍾先以丁憂去部民詣闕請留詔

許復任及秩滿所留者至二萬餘人鍾雖起刀筆亦於重學校禮文節及奉士民聚笑立祠祀之水深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大行民恥爭訟一日升堂聞鼓樂聲而知府前民嫁女水深笑曰我來時乳下兒也今日嫁

我命留此郡遂請老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道進

取右參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驥與蔣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聚

自下江夾象石

在饒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節高黎共山麓

合攻上江賊重地立寨堅守攻之不

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

通高黎共山道至騰衝長驅抵木籠山

在永昌府芒市土司南

連破七寨進搗賊巢

即龍川城在山上山陡峻深壑環之其東南一面傍江壁立

賊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

指揮方瑛

政之子

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又誘敗其象陳會冉保亦由東路

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西峨渡

在芒市西南路通水邦

而分遣諸將四面環

攻西風大作復縱火賊死者不可勝計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驥留兵

守之而還

建開進費壽定四侯驥封靖遠伯餘驥實有差性剛總兵李安以攻餘賊敗驥下獄論死

〔壬戌〕七年夏四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旱蝗

五月立皇后錢氏

海州人

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爲侯后輒遜謝故后

家獨無封

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

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諡顯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

擅壘萬深橫  
流毒無過  
大事者士  
于此當隱  
奇等雷當  
不以爲孝  
憂即誠未  
太后亦未  
嘗不慮其  
貽生故爾  
倉猝垂詢  
諸臣如國  
忠于爲事  
常思此國  
機難得一  
去而不可  
復挽即宜  
列王振罪  
惡以請入  
告以請速  
除其萬一  
冀行猶可  
得行國政  
有裨文君  
若建文號  
臣之復未  
弛禁即平  
及陳于妨  
時亦無日  
俟之異妨  
有之迫不  
呼及待而  
留于

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

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

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

諄篤

王振自太后有疾數年間已  
縱恣及太后崩遂益無忌憚

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

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戶部侍郎劉中

敷大典等俱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

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

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居庸關詰檢之帝不許鎮

守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癸〕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尙書直子爲南京國子監博士考滿

至京選司欲改北學以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

直過毛髮未嘗  
以降辭色振氣

坐直先居其右曰太監四品皆尙書  
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夏五月復遣王驥蔣貴征麓川蠻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卽

之頃舉此  
以塞白乎  
至其紀者  
及上言其  
亦不則與  
何事則與  
前二條當  
無拾無當  
大畧相同  
士奇等爲  
相雖亦有  
小節足稱  
而核其阿  
究不免阿  
容守位至  
是而老將  
及之尤不  
過浮沈自  
全而稱史  
家勳業果  
揚相業果  
盡可爲定  
評邪

以麓川地與之既而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其

子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麓川別名地通孟養奏乞入朝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

王振不可于是命驥等合兵再討麓川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

齒檄緬人獻思任發緬佯諾不遣及大軍偪境緬人以樓船來覘官軍

而潛以他舟載思任發遁驥分軍爲五進薄之緬人堅執前詔必予地

始出思任發驥無如何乃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

妻子部衆立隴川宣慰司在隴川城北地舊名龍把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書請恩任發垂死千尸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 雷震奉天殿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略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德不下移太監太宗日破三朝迷

之大臣子便殿嚴決庶政故權總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顧守二擊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

之得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至大罪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

有小失輒輕棗簡楚之宋歲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臣也今之太常節古之秩宗今禮部皆缺宜選賢禮

備臣使領其職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法官法官所上多奉教增減法司不能執奏政先觀望以爲

輕重民以多寡至運磚納米尤非古法且使貧者幸免廉者蒙辜宜皆停罷哀師營作已五六年日不煩民

計今又遣將遠征緬甸實獻思任發假使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樂諸市而已然彼挾以爲功必求與本邦  
分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並大且誠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騷兵爭無已死者必多邇北貢使日  
增包羅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信工各廠服役私家仍公  
舉之選以求其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  
疏入下  
廷議惟從其擇太常寺官一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爲奸

明世宗  
臣王廷  
於劉球  
而劉球  
鮮小則  
正人則  
彭德清  
振在朝  
凌其朝  
鋤者如  
己李如  
諸人時  
所嫉然  
于下獄  
校尋釋  
之言事  
言時雖  
爲權所  
不容其  
意並未  
欲殺乃  
清圖假  
以洩私  
途同從  
指機致  
危刺力  
遭沈獄  
亡而振  
此送其  
手益無

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

耳振大怒下球錦衣衛獄屬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

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

瘞獄戶下

景泰初翰林  
學士監志整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字德潤河津人于獄既而釋之瑄有學行人稱爲薛夫子初

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爲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

召爲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

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爲瑄也先指之自是

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強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

辨其冤三卻之都御史王文字千之東臨人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

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甕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

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秋七月枷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

宗字光世慈溪人並以師道著聞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

往視時勉不加禮振銜之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及彝倫堂樹旁枝遂



忌憚是振  
德清德惡  
而或按法  
族既而德  
清不過下  
獄長繫詞  
不蔽辜其  
何以雪幽  
憤而快人  
心邪四道  
諸將一敵  
出師以時  
俱以敗敵  
奏聞情事  
殊屬難信  
卽獲稍不  
斬獲諒生  
過以非遠  
充數非陷  
有權錄也  
陳之舉也  
蓋虛增首  
賊妄報中  
相沿軍習  
況爾時諸  
政不修諸  
將焉能同  
時制勝果  
其詳加察

坐以擅伐官樹枷署門監生石大用豐潤人李貴鳳陽人等三千餘人上疏

救不納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爲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

卿請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

生荷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爲卽釋之

〔甲子〕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龍之子等分兵四路擊烏梁海王振言

于帝曰三衛雖陽爲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

馬亮淇縣人出劉家口在永平府遷安縣東北有開塞爲山大雷要路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縣北舊有關城

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人分剿已而諸將皆奏捷勇與亮敗于宮崎川亨與懷敗于上

河順泰敗于虎頭山亮與亮敗于黑山虎頭山在放大大然俱無大功稍有斬獲而已諸

將遂並加封賞進勇太保封亮招遠伯其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

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拉特入寇

三月帝親國子監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

升堂講尙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時勉爲祭酒六年訓勸諸生崇廉恥列屏設諸

侯伯皆奏請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令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於酒饋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文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卒贈太

核虛實乃原  
可立明開  
提奏甫爵  
即加封爵  
既未嘗深  
入鞏庭有  
何動伐足  
稱而邊爲  
之分茅裂  
土總由閣  
宜專政止  
以邀殊賞  
而不顧國  
勢之安危  
朝廷又不一  
切置之遂  
由邊患成  
耳此情成

師

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發寒士，帝即位初，凡所建白，無不行，及王攝用事，擅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教正，士奇既薨，其子稱家居多不法，士奇不得聞，于是首官交章劾獲，遂下獄，士奇不能起，未幾遂卒，後數月，秘竟爽死獄中。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字德讓，泰和人入內閣，預機務。初，閣務皆三楊主之，及

是，榮士奇已卒，惟溥在，循及曹鼐、馬愉遂皆參決。

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帝初即位，詔封坑冶，福建參政宋新陸文

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輶字惟行，隴邑人力持不可，乃止。至是，礦盜青田葉宗留

麗水、陳鑑湖等聚衆至數千，福建參議竺淵華化人捕之，爲盜所殺。于是

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

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費較課銀尙過之。自是民困而盜

益衆。

八月，敕諸將嚴邊備。衛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額森母蘇州人，隨夫成通，爲托歡所擄，遂生額森，按額森當作

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注見前諸衛剗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鑑

也先今改，後仿此。

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注見前諸衛剗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鑑

字有戒，以聞。帝敕諸將嚴爲備。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戊御史李儼于鐵嶺衛。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謫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小。悉送順。拷訊。戕害甚衆。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市。

〔北〕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爲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王山家。爲緝事者所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卽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知縣楊瓚八卷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

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采瓚言。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生食廩者謂之廩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以歲科生附

試高等者充補。其初入學者謂之附學生。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戍之。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爲設方略。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

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筆楚幾死詔戍邊

并坐需學主順天府丞王錦龍爲民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衷穀與馬愉

曹鼐皆楊士奇所薦

事具明

及是四人並在內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務

多取決焉

〔丙〕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振姪林世襲指揮僉

事曹吉祥

澤州人

等弟姪俱世襲副千戶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

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爲賊首

自稱大王帝遣戶部郎中楊謙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沒

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爲一其患不小

宜特遣朝臣專董剿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

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使自置兵器督

轄巡夫盜稍戢而葉宗留劫掠如故

已而鄂茂七反指揮使不能討歸告于鄂茂七等俱以甲夫爲黨時雖已爲山東副使聞之遂自殺

鄂茂七  
事詳後

振或楊或開所而博益當不也  
振或楊或開所而博益當不也  
振或楊或開所而博益當不也  
振或楊或開所而博益當不也

夏六月京師地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

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海豐人請增稅課置

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

征權漸解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諡文定

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

及卒亦最在後贈太師

溥實直廉靜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也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祿寺卿余亨諂事王振

亨諂稱

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搆之

詞連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

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義新俱徒帝宥直義奪新亨俸視職如故

是

驛馬部尉石瑄嘗其家聞振其體已同下瑄已而大理寺丞羅綺參贊宿夏軍務嘗詆中官為老奴

以瑄等已輸伏遂釋之行人尚緩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言連陷罔辜事或涉虛詎即復

環品察人尚宜宗女順德公主金璽字宗瀚山陰人行人司洪武中置司正秩正七品司副從七品行入正

八品職專奉使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三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訥格

樂永

二年沙州酋長張濟榜遇時卒來歸命置沙州衛志之尋以張濟榜掌衛事進秩都督同知訥格乃張濟榜之長子襲父職爲都督按訥格舊作哨哥張濟榜舊作固部來今並改後仿此等兄

弟乖爭部衆多攜貳甘肅總兵官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訥格

不來言請入居甘肅禮遣使偕訥格撫諭其部衆而親帥兵隨其後比

至訥格之意中變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

凡一千二百餘人帝命徙之山東居其頭目於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爲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自是沙州遂空已爲罕

東明衛後廢地在今天安四府燉煌縣東南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

在肅州西嘉峪山西麓明洪武初置有城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

州遂多事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

始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

商賈爲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不淚下

先是南京祭酒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嘉其名欲置之門

陳敬宗當  
閣宦恣橫  
之自處以  
禮不自縉  
然不縉其  
所守甚正

PDG



周忱以入封疆大吏何親與中涓相與附在己取容且合取權且復爲以陷畫策於不義友於光明正爲大者說者謂此撫江善政慮多陰行得振故不厭施以不覺結大不覺以不覺結大不覺以不覺結大

下會歷天巡撫周忱亦在京參知其素與敬宗善令致意敬宗不可悅謂擬曰陳公端強未可以勢力致顯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一致耳振乃以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而退其禮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後致仕歸與時勉先卒

夏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太監喜甯侵輔田宅輔不從甯弟勝帥

闍奴毆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甯勝而戍闍奴於邊已而甯噉

青縣本宋濟州明改青縣今縣屬天津府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

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勳戚如奴隸諸勳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

父惟輔獨與抗禮振亦致敬於輔及是輔既衰老又數爲喜甯所侮亦

屈節以避禍矣

秋八月甲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宋新爲福建左布政使新爲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

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屬安具疏薦之遂遷布政使新抵任後

計所費命縣官驗戶斂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以楊洪爲總兵官鎮宣府洪威望素著衛拉特使至托克托布哈額森

皆致書于洪并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

〔辰〕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一關子鈔宜會  
濟急尚多不  
免流弊行  
端仍遠明  
初猶可云  
法務未違  
至此則規  
模已定自  
宜講求圖  
法以冀流  
通况明知  
鈔難行之  
格更張弊  
當乃更張  
政科修弊  
之立風禁  
實申嚴

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

屢敕招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

字文輝，成之子，成卒代斌。

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思機發，挈其

巢穴，意乃慊。於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爲平蠻將軍，統兵

十五萬討之。

夏四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陝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

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

使至天順中，始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一自新鄉。

隋縣，今屬河南新鄉府。

漫曹濮，抵東昌，潰壽張沙灣。

在壽張縣東南，水樂。

初分黃河支流，由此入衛河。合大清河入海。一自榮澤漫原武，經祥符南。

祥符在城北，及是徙於城南。

又由陳留歷睢毫入渦口。

注見前。

至懷遠。

宋軍元改縣，今屬江甯縣。界入淮，淹地二千

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

自昔河全入於海，不復由大清河入海。及是復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復由大清河入海。於是二洪遂絕。

漕運亦絕。

京師飛蝗蔽天。

罷保舉。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

味於本末  
輕重之施  
矣

郭茂七以  
無賴倡亂  
竟敢攻劫  
兩縣逃圍  
郡城罪在  
必誅實有  
可動而無  
以禦張海  
部一聞警  
報即應亟  
謀剪捕以  
殄寇氛何  
賊至城下  
尚不思掩  
擊追擒轉  
爲從容懋  
論已屬庸  
怯無能及  
其旋辭求  
撫復代爲  
緩頰乞恩  
致賊益肆  
猖狂色固  
彌年重頌  
兵力是賊

傅璿

上虞人

給事中余忭

華化人

御史涂謙

豐城人

屢以爲言遂罷之由是進

退人才大權一歸王振矣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爲佃人素無賴其俗

佃人輸粟主家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令無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

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躡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

百捕之被殺幾盡巡檢及縣官皆遇害茂七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

有司不我直耳乞賫死免三年徭役卽解散海以聞帝遣御史丁瑄

勸撫而命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以大軍繼後時福建兵

衛久弛及茂七倡亂村氓聞風畏死又皆苦布政使宋新貪虐於是相

率從茂七爲盜衆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自稱剽平王設官

屬攻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

聚等兵少復命甯陽侯陳懋爲平夷將軍保定伯梁璿

豫副之尙書金濂參贊軍務率京營江浙兵會討

多十一月幸大興隆寺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時建王振重修

勢有以禮  
實之以禮  
成之汪事  
以文等滯  
榮文顯等  
皆以縱未  
被誅獨寢  
開有議及  
海之罪者  
失刑亦已  
甚矣

之役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既成壯麗甲京師改賜新額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童焉

〔記〕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於延平瑄始至先令人齋敕往撫茂七不

肯降瑄馳沙縣圖之瑄攝林宗政等攻後甲瑄與鄧指揮瘡並送京師伏誅及是瑄因沙縣民

羅汝先誘賊復攻延平瑄督兵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

遂斬茂七餘賊在陳山寨者聞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後洋在陳山之後

化攻剗州縣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諸將欲盡殲

賊衆懋不可下令招之其黨多降尋進攻賊寨破之伯孫走餘衆潰散

懋遣兵分捕獲伯孫送京師誅之先是劉聚張楷至建甯頓兵不進日

飲酒賦詩爲樂及聞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

劉福心不平訴陳懋奏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然功

亦竟不錄當是時新開整所在峰起皆以除王振爲名諸將帥率玩寇而文吏督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國則建甯知府張瑄賊賊於建甯城外斬首五百餘級送捕參政後以延賊被執死之訂

州推官王得仁擊擒賊馮景政等餘賊皆潰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瑄斬賊蘇牙於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

敗劉賊擒斬千餘人帝數拜欽許將將無以自解乃帥調委管文吏王振力欲殺朝士咸衆於是柳

華已死猶坐前帝詔捕盜擒獲失賞故賊益熾遂奪其家男茂邊婦女入浣衣局御史王澄坐前帥會討

受賊詐降不進兵御史樂文顯血首被誣羈繫不奏俱被極刑而宋新以貪虐致變反得長繫尋遇赦

譚驥，天下咸服。其後之績，而嘗當時之失，則云：張英，字彥華，浙江臨海人。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証。仁和人。榮文，明浙江建德人。爾。爾。廣。今屬金華府。

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

其上流，即大盈江。出臨緬州城外，經隴川芒市，積甸界，龍川江流入焉。又南經孟養，輸謂之金沙江。下流至緬甸入海。考雲南金沙江有二：一自東北至四川合大江，一自西南至緬甸入南海。二江異流而同名。

賊柵西岸，官軍造浮梁濟師，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方輿紀要：一名鬼嶺，驥窟山在孟養西南。驥

連破其十餘柵，墜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孟養，至孟

邨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麓，蠻音。蠻語曰：自古滇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邪？驥慮大

軍遠涉，餽餉不繼，謀引還。而諸蠻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發，蠻稱其長之號。時思任發尚在。

思陸不稱發。據孟養，驥知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

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遂班師。驥凡三討麓川，卒不能得

思機發，議者皆咎驥。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會川衛注見前訓導

詹英，貴州人。抗疏劾驥掩敗爲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思機發至景泰五年

爲緬人所執，送京師錄之。

夏四月，礦盜葉宗留爲其黨陳鑑湖所殺。巡撫浙江大理寺少卿張驥仲字

德安人。招鑑湖降之。鄧茂七之亂，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

諸境，參議耿定，和州人。僉事王晟，郟城人。敗歿於麗水。隋括蒼縣，唐改麗水，今爲處州府治。都指揮

英宗致令  
官與感因  
參典其失  
大典其九  
已甚至廷  
卿乃朝于  
重職其子  
閣寺序次  
尊卑本自  
秩然國體  
所關豈容  
刑餘醜以  
竟令其張  
蓋偃中抑  
尙書以下  
使列坐亦  
竟無一人  
與扞爭

英剛禦之建陽

晉都今屬

都督陳榮與戰玉山

唐都今屬

皆死監軍都御史

張楷檄永豐

宋縣今屬

知縣鄧顛

樂昌人

擊之被執不屈死賊勢日熾遠近

皆震及茂七誅二人擁衆如故至是以酒色相角鑑湖遂殺宗留稱大

王建僞號進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集鑑湖亦頗懼驥遣麗水丞丁甯

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其寨招之鑑湖遂降

鑑湖至京帝嘗其死鑿然衣冠尋  
釋充衛軍土木之變案問亡歸被

覆伏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尙書以下

左右列坐九卿抑於內官之下遂爲永制

以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字士聖江甯人入內閣預機務益博學強記三楊雅重之

及是入直文淵閣

六月旱

笑惑入南斗

南京謹身等殿災是夜大風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

按元自順帝北去阿魯錫哩達喇特古斯特穆爾皆其子孫承統國號  
尙存故凡南北交兵以與復爲詳其名蓋正至郭翰齊布尼雅滿等

以遠族相繼獨立收歸國朝後衛拉特漸強諸部相繼日擊攻擊如托克托布哈雅桑及小王子等皆試逐吞併  
無復君臣之分自與明帝懷衛有殊今自特古斯特穆爾被執以前既收齊南侵以正其義而于額森大率則仍

駭班聯更而  
不可問迨  
末世而內  
官監視各  
部坐部不  
僧上作威  
之福習爲  
固然皆英  
宗作備之  
過有以致

英宗親征  
之舉雖製  
永樂宣德  
兩朝故事  
其情勢實  
相去懸殊  
蓋成祖英  
勇震北  
庭故親履  
行陳武振

書入卷以則  
之後並仿此

自正統初以來衛拉特遣使入貢王振以藻飾太平爲名賞賚

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

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

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初額森欲舉兵內犯托克托布哈哈助止之額森弗聽其部  
衆有來歸者皆之不報及是額森遂督眾滅其使爲兵

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遼東阿拉舊作阿剌今  
改後仿此知院寇宣府并圍赤

城注見  
前又遣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在大同府  
高縣北有堡

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甯侯宋瑛瑛之子與瑛  
俱諱英大同與額森

戰於陽和明衛今屬  
高縣是爲監軍太監郭敬所制遂敗歿敬伏草中得免諸邊

守將俱逃匿先是樊德入南斗伴謀徐瑄語其友劉得曰瑄不遠矣及是瑄遣其子南歸要瑄  
運有難色瑄怒曰汝欲爲甯拉特難邪要遂行徐瑄字元玉吳人後改名有貞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尙書郕

瑩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尙書王直率百官再三諫

亦不納遂下詔令郕王居守越三日車駕卽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

諸公侯伯尙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

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

交章請留振號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尙書王佐郕瑩忤

至宜察時  
關場無警  
巡邊三兵  
不遇無關  
利害若額  
利害無關  
森之分道  
大以輕敵  
可以輔等  
宿將尙在  
未嘗不可  
假之斧鉞  
以清邊陲  
英宗軍旅  
未嘗軍宜  
冒昧親征  
總由大辱  
欲攘邊功  
以圖封賞  
而自揣擅  
權已久又  
不軍遠出  
中禁他離  
人摘發之  
機故必欲  
挾駕親行  
止私而遂  
其危險英

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  
微。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鼎曰。臣子不足惜。主上  
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于土木。

藝華有樂在宜化府懷來縣西額森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尙欲北

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荊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

蹊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鄜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

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及發宣府。

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

水學古人其父巴圖特穆爾永樂中降。姓名吳允誠。按巴圖特穆爾。即作把都帖木兒。今改。

及其

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略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

古人其祖薛白。洪武中降。賜姓。帥師四萬往援。次鷓兒嶺。

在宣化縣東。

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

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卽駐營土木。

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飢渴。敵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

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帝詔曹鼎草敕許之。

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大呼。四面蹂躪入。衆裸袒。蹈

藉死。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甯從。振等



宗不知覺  
悟隨其術  
中幾平禍  
延宗社宜  
聖貽害之  
烈殆比漢  
君而更甚

徐理果精  
于古淡當  
象緯告警  
即斷則切  
密陳以抒  
忠愛乃惟  
急遺孳  
歸里止知  
保其身家  
而不復關  
心國是已  
乖臣分及  
敗報既聞  
人情洵安  
理概敢妄

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秦甯侯陳瀛、廷會駙馬都尉井

源、高與宗女都督梁成王貴、尙書王佐、鄺埜、直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五

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字文質，江來侍。額森擁帝至宣

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

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甯伯劉安、榮之都督郭登、子元登，出

謁，登謀奪駕入城，不果。額森遂擁帝北行。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敗報聞。

帝入敵營之次日，遣千戶梁貴以宣彰書示懷來守臣，曰：彼留狀且索金幣守臣，送玉京師，以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

遣使密金寶文輪，載以八萬，皇后親兵，羣臣聚哭于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

不滿十萬人。人情洵洵，侍講徐理言：「驗之天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莫若

且幸南京。尙書胡濙首言不可。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

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

士陳循是謙言，力贊之。太監興安厲聲曰：「若去陵廟將誰與守？金英因

叱理出之。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詔，太后命郕王總百

官大小事，俱啓王始行。

運通州糧入京。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

言天命已去，倡議南遷，使從其議，則宋燕京必如宋汴京。而英宗幾成靖康之禍，與不返誤國之罪，使不容誅急。非外藩勤王，死守則動大本搖。可必又安。望他日之復辟乎。宗澤李綱是所未行。之謙宋能時者謙于宋能時。行之謙于宋能時。室英宗于明。得實不故爲。謙歸不故爲。無功後乃爲。門以榮程。荷殊後乃爲。道修禍榮程。賈倒置刑。

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灰燼。于謙以爲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州糧至京者，官以腳直給之。都御史陳鎰總其事。

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才。

皇太后立皇子見深即英宗長子爲皇太子。

以于謙爲兵部尙書。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亟遣官募義勇，繕兵甲。

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輊，武臣如

石亨河南人、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不效，則治

臣之罪。王深納焉。亨前戰陽和兵敗奔還，降官及是，以深薦抄後軍右都督等，知武清伯。

籍王振家，夷其族。郕王攝朝，羣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

事中王竑字公度，河州人，捽順髮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尙敢爾邪！與衆共擊之，立

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

允其請。衆乃定。尋執王山至，令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

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無算。已而

天下爲公  
之道哉

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

方子謙之止王塗家也既定報徐步出掖門東部尙書王直最爲老執諫手曰國家正賴

公耳今日繼百王直何  
疑于是朝廷益倚重諫

封楊洪爲昌平伯仍鎮宣府額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令帝爲書遣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僞也自今有書悉拒毋受于是洪一意堅守

以羅通爲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初通自交趾還

通拒守嶺化事見前改戶

部員外郎尋以事謫廣東河泊所官

嘗收魚稅未入流

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員

外郎守備居庸通上言聞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大小關口宜各增

兵

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

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

于關外從之

遷尋進郎中又遷副都御史

月書明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

以翰林院修撰商輅

字安輅滄安人

彭時

字純道安福人

入內閣預機務

以陳循高穀舉

也

特賜會試及廷試皆第一士子雖稱三元嗚代煥翰一人而已

九月廣甯伯劉安以罪下獄

安以額森欲與帝結姻啓王王切責之尋

英宗倉猝陷敵正臣  
志以時介弟  
王之親誼均  
休或尤宜  
力同臣協  
良策以還  
車駕方為  
無悉大義  
沉既奉命  
原國庶務  
理何必盡  
稱算號始  
能繫屬人  
心乎乃羣  
臣幼子羣  
沖幼子羣  
長君請于  
太后不于  
揣測王過

自大同馳至京師言帝已進已為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宜

正典刑王令禁錮之尋得釋

謂南蠻謀舉司吏目胡仲翰坐事入都英宗今日之事不可屬者一也敵假

和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國辱自大三五也乘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個上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勢七也七者稍崇其一則大事去矣今宜急命大同宣府守將固守城池整

皇太后命郕王即位

是為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沖

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臣以太后

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郕邸羣臣復固請會都指揮岳謙使衛拉特

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為景泰

元年

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

字用明江人請罷內官監軍不從鑑上言竊見王振

亂天下江南寇發俱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況今

額森詭詐百端往來覘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

勸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也已而山東布政使

裴綸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

表綸

觀大位巧  
之隱合耳  
至迎謙所  
述繼統口  
旨得自武  
傳視更康  
致實靖無  
手較安知  
實據意燭  
非希竟持  
稱乃命之  
爲受位改  
券裝復以  
元君爲念  
故情掩願  
不可讓再  
稽驚歸欲  
三避謂其  
邸所彰邪  
將誰欺邪

擾民請下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綸陳

狀綸服罪乃已時成務府同知田陽疏請知縣舉守陝西舉人段豐工部辦事吏徐儀俱上言請

上書曹宦官十室喙曰內官家機全無味玉勳以萬計從何而干非內盜府職部下嚴民膏害一也故勢於

竄占公僕邸舍與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爲奸結聚補官黃購積

幹陌聯五而民無立錫害五也家人中驕私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賣置田莊不入糧稅窮戶府縣不受征播

奕求堪房道接朝旋特強賂買稅歲不遺行買私數英故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俸辦月錢致內府乏人工

減浙江福建銀場課

以郭登爲總兵官鎮大同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勵脩

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

不令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

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爲天下最

以楊信民浙江朝邑人爲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黃蕭養南海人蕭養以行劫被

獲繫都司獄獄禁不嚴蕭養潛使人納斧飯中至夜與囚百七十人皆

破械出劫軍器局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日間衆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

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濟被殺圍三月不解鄉民避賊至城者皆

郭登任大 同不納英 宗而能 禁賴森之 陷白長抵 紫荆則所 深入仍 謂守邊 屬虛談而 拒君實無 可逃罪論 者每引社 稷爲重之 言以曲爲 之說所見 甚謬蓋孟 子民貴君 輕之語特 因戰國殘 爲此論以 爲此論以

不納歸則盡爲賊殺。從賊者益衆。帝以信民爲僉都御史。往討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政。士民聞其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獎勸士卒。招降脅從者數萬人。賊勢漸衰。蕭養尅期請降。會信民暴卒。賊聞之。曰。楊公死。吾屬何望。遂復大掠。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帝命與充副總兵督軍討蕭養死者無數。餘多就擒。蕭養中流矢死。首以獻。

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荆關。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奉皇

太后命。詣上皇所。告帝卽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并致書額森。言卽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衆議。欲大舉入寇。帝必南遷。大

都可有也。叛闖喜甯。從上皇北狩。叛。附額森爲間諜。復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

皇至邊。脅諸將開關。召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爲然。乃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由陽和進。陷白羊

口。一作白鴉。在大同。府天鎮縣北。少則。守備通政使謝澤死之。澤督兵扼山口。會大風。沙兵潰。被殺。抵紫荆關。喜甯

與額森弟大同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戰死。敵遂

入關。長驅而東。

詔諸王遣兵入衛。

非誠臣子  
而發也後  
之迂儒遂  
以晉鄭公  
孫錫申之  
強爲牽合  
妄以社稷  
與君分別  
輕重殊乖  
正理試思  
君爲社稷  
主有君若  
覆社稷者  
則視其君  
爲君臣乎  
況君臣之  
于義一等  
三皆不可  
而陷于敵  
君一可則  
奉一君則  
何異父劫  
于盜而覺  
謂他人乎  
至是理宗  
返國亦天  
幸適然設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

斬以徇。然後奏聞。

京師戒嚴。廷議禦敵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第堅壁以老之。于謙曰：敵張甚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卽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陳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遼東人等陳德勝門，當額森悉閉諸城門。絕士卒返顧，下令臨陳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

額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卻之。額森自紫荆關奉上皇過易州，至良

鄉。父老遺茶果羊酒進次盧溝橋。關官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諭文

武羣臣。額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

敗敵彰義門北。殺敵百人，奪旗千餘，馬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在德勝門西北，亦曰土城關，即古靈門遺址，亦謂之勦那

喜甯、曠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

趙榮。字益仁，其先固城人，後家固關爲太常少卿，出城朝見。喜甯又曠額森以二人官小，

邀于謙，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復榮不得見上皇而還。廷

宗取山於亦道貪后禁南還獨功不而謙景以故未讀而于知榮則危已濟若何覆覺  
亦耳實殺隨好心心易鋼宮國是於可力排帝正之申能史不此其之何以而難謂以轍陷  
豈然所禮死還焉儲而事僻英宗謂戰羣任之見者悟獨非對以圖置不從自又徵  
得英自西終子天有廢同處宗社無守議于義及多乎迷而人分安之得權解將欽

臣日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額

森遣騎窺德勝門謙亨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兵

出范廣發火器擊之額森弟博囉及平章茂諾海一作耶那中礮死敵轉

至西直門都督孫鏜字振東斬其前鋒數人逐之敵益兵圍鏜鏜力戰

不解會石亨分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擊

敵囂聲動地王竑毛福壽亦來援敵遙見旗幟不敢復前額森初輕中

國既至相持五日邀請既不應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復爲羅

通所敗敵五萬攻居庸會天大寒道汲水灌城冰堅不額森氣大沮喪又聞勤王師

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擁上皇出紫荆關去帝以

謙亨功大進封亨武清侯加謙少保謙固辭不允敵之退也於殿是敵眾三股

詔止勤王兵內西出制掠諸降人亦乘間並起帝以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帥孫體范廣討擒之遣官備復陵寢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時衛拉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

托克托布哈雖爲汗兵較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疏其合衆

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帝從胡濙

宗取山於亦道貪后禁南還獨功不而謙景以故未讀而于知榮則危已濟若何覆覺



辭寡恩尺  
布於于識  
至於于識  
社稷爲重  
之言蓋出  
于君伯甥  
夷君有君  
及公孫申  
爲將改立  
晉必歸君  
之意無世  
迂儒爲不  
以是爲親  
夫君猶人  
也親爲人  
執爲子者  
不被髮者  
不可往救  
之而示不  
急其欲乎  
則意欲之  
獄亦有由  
來或猶以  
爲非英宗  
意是眞不  
識事體者  
則言耳然  
從和議宜  
曰不共之  
和安得與

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十一月脩沿邊關隘

上皇至衛拉特

額森以上皇至老營惟袁彬哈銘

蒙古人幼隨其父爲通事

從

彬同上烏察天來以

魯溫上皇是

銘日侍左右

初上皇入敵營之夕額森有異志會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

皇寢帳復有異彩乃止及是上皇所居毳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繞其上

若龍蟠額森見之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卻之愈敬服自是五

七日必進宴置酒爲壽稽首行君臣禮

以左都督朱謙

夏邑人

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先是楊洪奉詔

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仗劍軍門諭止之衆始

定至是學士陳循以洪善戰請帥所部留京羅通曉暢兵事請召還參

洪軍務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今洪既留

京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鎮守乃以朱謙鎮宣府紀廣楊俊

洪之子

副之

王竑及夏忠魯瑄守居庸

十二月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

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驥自麓川還會湖廣貴州諸苗所在

吳以從其

後如岳飛

之力戰迎

二帝天下

其誰非之

王驥三駐

麗川皆無

功而返老

罪且不可

道及軍還

而適遇苗

人梗化攻

掠諸城驛

既專闖外

之征豈得

視如隔膜

蜂起圍平越明衛後置屯民清平明衛今爲縣諸衛貴州東路閉驢至民遮道

訴驢曰吾受命征麓川不受命討苗也去之軍無紀律苗前後截擊死

亡數萬比至武昌詔還軍討苗會土木難作羣臣劾王振兼及驢朝議

以驢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至是苗益熾命驢佩平蠻將軍印充

總兵官討之

尊生母賢妃吳氏丹徒爲皇太后立妃汪氏順天爲皇后

彗星見凡二十日始滅

額森犯甯夏喜甯勸額森西犯甯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袁

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飢且至彼而諸將不納

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乃止額森遂自寇甯夏掠人畜期

月始退仍留數千人於河套明史地理志大河自甯夏東北流過榆林甯北至慶時

入甯夏爲寇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河套也一統志今爲鄯善多新地時

景皇帝

〔午庚〕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以上皇在衛拉特也

築城天壽山南名曰永安以居陵衛官軍並移昌平縣治于內今順天府

喪之多玩寇

死亡數萬

人殺擊至

律轉使苗

又是誠何心

惟恐不速

爲受命討苗

驢竟以不

然乃百姓

捕分所宜

則移兵助

視如隔膜

之征豈得

掠諸城驛

既專闖外

人梗化攻

而適遇苗

道及軍還

罪且不可

功而返老

麗川皆無

王驥三駐

其誰非之

國典所必  
及乃羣臣  
進劾朝廷  
皆置不倚  
問且更倚  
以平苗賞  
罰之價亦  
甚矣

即永安城也。明正  
德元年臨縣爲州。

始令輸納者給冠帶。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輸草

於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止給冠帶。其輸納者或米或粟或豆或草或穀  
馬或牛驢或銅始于宣府大同其後

一附說及諸布政司運東管行之而米之輸尤多已而監生郭佑書昨以備用輸乏謀國大臣欲舒  
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輸官而行之如初是以空乏警遠心也享下廷議終不行

閏月郭登敗衛拉特于栲栳山。在朔平府平  
魯縣西北寇入大同至沙窩。在朔平府東北  
即沙柳河口

登奮擊破之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盡奪所掠而還自土木敗

後邊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振捷聞封定襄伯

後寇數至登屢擊卻之

二月帝耕藉田

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字文敬  
洪從子巡邊。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

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一萬五千巡宣府時有敵三人至大同欲

朝廷通好參將許貴字用利  
江都人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揮季鐸岳謙

往敵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

且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

困不從則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怯恆如此何以敵愾移檄

切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

五季北漢時元改為朔州置偏關所今為縣屬寧武府

野狐

嶺

注見前

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甯夏慶陽朔州被敵

殺掠甚衆

叛閹喜甯伏誅

甯數誘額森入邊寇掠郭登謀知之聞額森會上皇以

甯欲殺袁彬

類與甯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猶矣上皇曰汝自遣我則可祇中朝遣使往返甯聞怒曰欲急歸者彬也乃欲殺彬患之言于額

森使甯還京索禮物而令彬以密書報宣府甯至獨石參將楊俊預伏

兵城下具酒勞甯酒半伏發遂擒之送京師羣臣雜治磔于市

上皇聞甯諫曰自此

邊境將甯言南歸有日矣

錄土木死事諸臣後

夏四月旱

五月總督侍郎侯璉

字廷玉涇州人

破貴州苗

時羣苗至龍里

明衛今為縣屬貴陽府

東至沅

州

注見前

北至武岡

督縣明初為府後改州今屬湖南寶慶府

南至播州

注亦見前

不下二十萬平越被

圍已九月城中食盡掘草根煮弩革食之而王驥頓兵辰沅不進巡按

御史黃鎬

字叔高侯官人

置疏竹筒中募土人乞援于朝乃更命保定伯梁瑄都

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璉帥師往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璉遣

兵攻敗水西諸賊

女土官阿推等作亂

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開畢節

注見前

路而自率兵攻破紫塘

變寨在平越府境

等數十餘寨至重安江

在平越府黃平州南源出苗境經湖南靖

州界爲黔楚要津

與王驥兵會鎮遠道亦通已而璉復檄方瑛攻賞改

苗寨名

諸寨

擒僞王王阿同及阿趙等而驥亦俘獲剗平王苗富蟲皆送京師伏誅

是秋梁瑄亦破湖廣苗會進卒以王來代之明年春來興方瑛分兵連破二百餘寨苗衆歸其酋以降

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衛拉特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參將紀廣等

力戰卻之封謙撫甯伯額森擾宣府大同意二城可旦夕下而謙與郭

登數以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益沮

衛拉特遣使請和喜甯既誅額森失間謀所部兵多死傷而托克托布

哈王阿拉知院又皆攜貳于是額森決意欲和又恥自屈乃先令阿拉

知院遣參政旺扎勒托歡

舊作完者脫歡今改後仿此

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

陳循言資使令還而以敕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賈

文書以講和爲言而自率衆至城下郭登仍欲謀奪上皇

登朝服立月城內謂令人伏城上俟

上皇入即下月城開板

敵覺遂擁上皇去登以使及書奏帝厚資使令與旺扎勒托

王直與廷  
臣交章共  
請奉迎實  
爲正言議  
論而景泰  
竟爾不擇  
至有御作  
紛紜之詰  
則此所謂  
貪此位非  
其強顏自  
文而不掩  
于謙可知  
以微窺不  
故以微窺  
語奪不其

歡偕還廷臣皆言宜遣使往報太監興安出呼羣臣曰公等欲報使孰

爲富弼文天祥者詞色交厲尙書王直面折之安始語塞乃以給事中

李寶字孟純合州人爲禮部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爲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令齋璽

書往諭衛拉特君臣未幾托克托布哈額森所遣使不勒瑪尼書作皮兒馬哈

瑪爾書作黑麻今並改後仿此等復至言于館伴云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

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濟尙書胡濙奏其言廷議請簡

四人往帝命俟李寶還議之

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字原敬大興人等使衛拉特先是阿拉知院使來吏部

尙書王直首疏請迎上皇及衛拉特君臣使相繼至直與廷臣復交章

言之帝不懌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

對于謙從容言曰天位已定甯復有他顧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

有辭矣帝意始釋會不勒瑪尼等將還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爲正使以

都指揮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戶湯胤勛字公讓東平人副之齎金銀書幣往

衛拉特而李寶適以額森使至述額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

請更遣大臣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敕諭額森足矣

釋其疑而  
堅其志而  
遣使之議  
始定和森  
遂以禮送  
還上皇謙  
此舉可謂  
善於匡救  
而返正之  
後殘加誅  
戮少宗可  
謂少風矣

正統既爲  
額森所執  
知不足爲  
奇貨乃送  
之還朝額  
森之惠大  
矣又有何  
畏懼而築  
臺羅拜乎  
此蓋史臣  
飾羊之辭  
不足以爲  
適以爲辱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奉使時齋賜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乃捐

已貲揣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留飲帳中善

與語相得因以所齋遺之館伴喜明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

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遺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資金幣載

途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翦裂前後使人往多

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

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翦裂者通事爲之卽太師貢馬有劣弱紹或敝

豈太師意邪貢使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

之何用賞賜惟據現在數浮于人則不與非減也額森屢稱善善見額

森辭色和因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甯無損今還上皇

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善曰天

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

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錢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

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卽起周旋其間額森

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

部長羅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帥兵衛送。而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詔議迎上皇禮。

禮部尙書胡濙具儀以上。

禮部堂上官迎龍虎衛錦衣具法駕。迎百官迎土城外。路將迎教場門上皇。

自安定門入。道東安門于東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居南城大內。龍虎衛注見。

傳旨以一輿二馬迎于居庸關。至

安定門。易法駕。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書。具言迎駕禮

宜重減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榮惟安人爲書投高

穀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

皇故事。穀袖之入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

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字與中。鳳山人。已奏之。有詔索書。濙等因以

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正可做行。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

遣太常少卿許彬字道中。富陽人。至宣府。翰林侍讀商輅至居庸。迎上皇。時帝來。遣

得甚急。遂榮自據。謂言之下。詔或坐遣久之得釋。

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赦。

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

泣。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入。行朝見禮。赦

天下。

詔有曰。唯無而無。輿則以卑而參。雖未綱。改怨之私。庶將遂厚命之願。先是李實使。上皇言于上皇曰。南歸後當引管自。上皇滋不悅。及至宣府。僅命許彬草。被險。區而已。後許

英宗爲君  
爲兄景泰  
爲臣爲弟  
天澤久定  
而倫敘攸  
昭豈容或



素況盛國  
之命言猶  
在耳君既  
返國則監  
者自宜退  
就藩封誠  
使誼分克  
全何致慮  
有叔武之  
戮乃深善  
猜疑南宮  
遠置徒爾  
何居徒爾  
涕泣相持  
毅為推通  
又豈真能  
掩人耳目  
而詔辭向  
謂隆禮厚  
倫自返能  
無悒悒乎

棟實竟  
斥為民

以刑部侍郎江淵字世用江津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苗衷罷以淵代

之初淵與徐理同官侍講理倡議南運為大監金英叱出張璠過左掖門淵適至西閣之理曰以吾議南運不合也于是淵入具陳固守之策遂見知趙禔刑部侍郎及是委與機務

九月御經筵御史許士達欽縣人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過三日如遇寒暑

又輒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

論經史驗之于古會之于心以應無方之變帝優詔褒答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字仲房山入致仕初驥為吏部侍郎端慎勁直王振方陵

虐公卿獨嚴重驥稱先生尋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學士

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而已

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

朝廷事如一己事祇為私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家居二十年布衣蠶食不

謝教子弟力田以理學為後進時戴笠行田間遇綰轡主簿縣河之對曰魏驥復叱之曰泰山魏驥海會皇

謝驥避而遣之後至成化中驥年九十有八朝廷以御史陳功言置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未至而驥已卒驥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未幾濙又請明

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白是歲以為神詔曾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

安靜若益以官則涉衆易疑恐中生有反爲非也唯乃止魏史盛景曰盛曰己不爲而又阻人爲之邪盛曰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林瞻字季瞻嘗德人盛景失狂人

〔辛〕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

其後給事中曹凱字宗元益州人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

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帝然之命已授者如故未就者悉如凱

言

度天下僧道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

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

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

二月吏部郎中李寶字原德鄆州人上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曰勤聖學顧箴警

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深嘉

納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

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獨石萬營靈州

赤城魏門字家莊長安謝凡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

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

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五月遣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使致

貢上皇所亦有獻帝意欲絕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爲請尙書王直

金濂胡濛等皆言絕之恐啓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爾曩入寇

時豈無使邪因敕額森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

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賞

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請通好

直等復相繼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

復以楊洪鎮守宣府洪奏言臣一門父子俱握重兵洪子塗爲右都督管三千營兄子能都督同知信都

督倉事俱充參將盛滿難居乞賜休致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卒洪武嘉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

爲一時過將冠

秋七月京師地震南京亦震

八月復午朝自永樂初舉午朝事見前後漸罷不行至是復之嘉制凡常朝內閣五府六部及

諸司以次奏事及是定午朝儀帝用學士陳醴言命翰林院奏事在五府六部之前

冬十二月廣通王徽燂煨王構第三子陽宗王徽惜禮部五子謀逆廢爲庶人徽燂惑

家人段友洪致仕都事于利賓等言

謂敵備有異相當王天下

作偽敕分遣友洪及蒙

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諸苗爲亂

封苗酋楊文伯等爲侯令發兵來攻武岡文伯不敢受

陽宗王徽焄

亦與通謀友洪歸爲鎮南王徽焄

二子

所執有司以聞帝廢徽焄徽焄

爲庶人幽徽焄京師而錮徽焄于鳳陽蒙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事

敗叛入廣西稱蒙王糾生苗爲亂

久之能始謀事詳後

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成祖北征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

既旋師仍之謂之五軍營兼馬步隊專教陳法已又置三千營掌車輦

旗纛扈從出入隊皆騎後征交阯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督

以勳臣內臣所謂三大營也

其五都督府亦自名五軍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事

及是于謙以營

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

五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

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爲調法既而謙又請益兵五萬並

前五營爲十團營

都指揮三十把總一百五十管隊官一千五百

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

內臣劉永成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

京師名曰老營由是京軍之制一變

已而深繪陳圖上議依古法而變通之其爲論甚悉帝然之命依法訓練謹就今明書日親指風口

卷之八十五 石亭  
大將受成而已

以禮部侍郎王一甯

台州仙居人

祭酒蕭鑑

字孟勳，秦和人

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鑑先代李時勉爲祭酒帝卽位初以老疾辭國子生三千人叩闕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甯並以本官兼學士入內閣

額森弒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之托

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其通中國將害己遂相攻托克托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據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徃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中〕三年春二月戶部尙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舊制秋糧輸米有

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者帝卽位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資言官交章劾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月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尙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三月詔錦衣衛官訪事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帝即位後久欲以

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會廣西土目黃玠以私怨戕其兄思明土知

府瑠并滅其家玠先以功歷擢都指揮使瑠其庶兄也瑠考子均瑠官非玠意玠令其子率瑠卒

已見之并議其從人脫走詎意司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玠父子入獄

玠急使其黨至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請易太子疏曰太子

以取天下明傳之萬世往皇上皇躬身擊寇躬臨北庭躬至都門喪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謂今日且論二

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備通議之美復全天統之倫恐事機直

疏之聞自相殘廢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純觀鏡之望疏入帝

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即下廷臣議且令釋玠罪明日禮部尚書胡

濙集羣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朱英時字

傑以為不可尚書王直亦有難色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

以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于是濙等上

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玠奏是制曰可禮

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越九日更封太子為沂王立見濟

景泰得位 跡自竊取 而自英宗 于尊奉後 恭之道一 切蕩然久 已忍君心 棄其君而 見深之立 旨由太立 至廢則不 復請命東 朝其并茂 視其母矣 若黃玠不 過盤賊中 國情事而 其疏中搗 摩又合荒 言能辨此 所能辨者 必受分金 預受希金 以榮借玠 耳發于謙

為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遣安于四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先是帝

不諫易儲  
一事論者  
紛如實能  
常時實能  
公忠體國  
若人之河  
順苟容必  
無是理獨  
賜金之獨  
不及謙則  
安知非謙  
已有造膝  
之陳景泰  
稔其意不  
可奪故不  
肯相屬邪  
且謙前諫  
奉迎朝議  
辭以成事  
而此則託  
不肯託沽  
一己之名  
而于濟仍  
歸無事故  
不復犯顏  
強諍耳不  
然謙素為  
景泰所倚  
任苟非有  
深拂其堅

意恐文武大臣不從乃賜陳福高梁白金各百兩江潯王一官備繼帝轅中之以誠其口及太子立  
又加賜黃金各五十兩并賞銀觀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若而東宮公孤官皆兼支二俸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

之稱何帝不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

封上皇子二人爲王

見清

上皇第二子  
高宗第二子

榮王

天順復辟後改封  
王屏藩州復收濟南

見瀉

上皇第四子  
王惠妃

出許王明年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

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

費數十萬踰年始成帝朝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字大經  
樂清人諫河東鹽運判

官楊浩濟南人除官未行亦上章言之帝乃止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

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慮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上變言

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忠竄于

術者全寅安邑人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

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

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錮浪于獄而瑤竟磔死

天之順復何以  
時聞鐘聲  
而于有疑  
是邪  
問忠假事  
虛忠假事  
生風造爲  
不經之談  
大倫而構  
危難其罪  
與亂臣等  
即應執實  
理與庶安  
乃得一心  
人安言即  
詔獄窮治  
設將瑤理  
服將地英  
宗以何商  
難微言解  
釋忠亦下  
獄然事外  
以他功何  
誦立凶惡  
且仍教惡  
疑終不其  
能

江淵以母喪起復。初，侍讀學士倪謙字克謙，臨人。遭喪，淵薦謙爲講官，謙遂奪

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爲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

羣臣遭喪，毋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最寵

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

蕭維禎，穀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二品大臣入

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人謂穀自生一敵云。

遣諸將分鎮大同宣府。孫鏗石彪子，從協守大同，衛穎、楊能協守宣府。

從于謙請也。謙又議上禦寇安邊十一事，詔悉行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亦每事抒忠。

直陳無隱，由是人多忌之。方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不實，且言

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

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

輩謙疏辨，且乞罷，請通指薦韓信、穰苴其人者。廷臣共留謙，又謂通志



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設團營。謙與石亨同事。謙議論斷制。亨不能贊一辭。銜之。亨貪縱自恣。謙每事裁抑。亨不得逞。益恨謙。疏辭總兵官。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邇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之宜。非經久之法。卽今敵情未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累奏辭職。以臣爲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駑鈍。使亨不得行其志。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帝亦不允。通與亨皆謙所薦舉。顧前後齟齬之。而言者復摭摭不已。諸御史屢以深文彈劾。賴帝力持之。謙略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才氣。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奕大僚。勳臣貴戚。意頗輕之。故憤怨者益衆。

謙勝之謙。石亨功不知謙而得世榮。內愧疏薦謙子。莫謂此京師。謙辭不允。冕

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不得顧私恩。且亨爲大將。不關舉一處。履披一行。任職。以將軍而領。臣子。于公。臨亦不憚。臣于軍功。立杜傲。傲。洗不致。以子。遂功。亨復大。慈。帝。賜。第。謙。辭。每。日。留。宿。直。屬。器。具。蕭。然。

素病疾。快作。帝遣典安舒。其往。親。運。典。廉。服用。過。薄。詔。向。方。製。賜。至。禮。榮。皆。備。帝。又。親。幸。萬。山。伐。竹。取。憑。賜。之。或。言。寶。輝。太。重。典。安。曰。彼。日。夜。分。區。憂。不。同。家。產。即。使。去。令。朝。廷。何。處。更。覓。此。人。于。冕。字。景。華。

十二月。額森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額森自弒。托克托布哈後。屢

貢馬。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尙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

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謙言。遣使議。乃罷。

俄而定。馬。劉。定。

之。言。北。庭。遣。使。宜。較。事。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不。以。和。爲。請。臣。等。皆。所以。治。病。而。厭。者。必。不。以。爲。言。各。觀。其。所。知。而。欲。見。其。所。長。也。願。所。事。臣。更。關。給。事。中。踏。雙。以。遣。使。有。五。不。可。

帝以豐饑爲是使卒不道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

〔突〕四年春二月以黃玠爲前軍都督府同知。敕玠馳驛至京召見便

殿以玠有機謀勇略命治前府事賜第居京師

後太子卒玠  
即仰藥死

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僉都御史王玠賑之。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

相望玠不待報輒開倉賑之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玠以徐州廣

運倉有餘積欲發以賑典守中官不可玠曰民且夕且爲盜若不吾從

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玠名不得已從之玠乃自劾

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

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玠便宜玠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

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

而以銀錢絹布參之分給被災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種及招

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

者具棺鬻子女者贖而歸之還籍者予道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

曰歌

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初玠奏淮揚饑帝憂甚及得玠自劾疏喜曰好郡御史不然

饑死我百姓矣于是尙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玠功就進左副都御

史

時濟寧亦饑帝命南京戶部尚書沈翼廉賑三萬往賑散給僅五千金餘歸之京庫極熟翼亦使無狀請以銀易米備賑從之

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 先是元年六月命生員納糶倒馬關

者給冠帶至是命輸粟八百石于臨清東昌徐州賑濟者入監讀書循

資出身尋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 洪武中監生與諸舉人材參用較其時

監生漸輕主是納粟例開闢封教受黃變首言其不可戶部請俟倉庫積實停之于是不久即止然其後或

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授生員之例以入監讀之民生亦謂之後

秀成竟謂之例豈而監生日益輕矣 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 額森以兵力迫脅諸部東踰烏梁海西及赤斤

哈密等遂自立為汗以其次子為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特克紳汗 作書

田盛可汗解云田盛猶言天聖也蓋當時未通音 末曰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

或以為但敕諭來使不必賜書 給事中 或以為宜仍稱太師 安遠從 或以為

可稱衛拉特主 耶中 而府部大臣則僉言宜從北俗稱為汗帝從大臣

議書稱衛拉特汗賜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有貞即徐理以倡議南

遷為太監興安金英所叱久不得遷因諂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星

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會太子立因引為右諭德尋

徐有貞傾險之徒前此南遷倡保身家自

而為擢久指  
目深遂改  
淹乃蹀進  
附閣臣不  
名希用可  
獨詭遇可  
翁其狡詐  
尤為可恨  
鄙夫患不  
無所利祿  
皆由不復  
櫻以義復  
知以義無  
自以誠無  
足責獨是  
景泰既素  
稔其為以  
何改名為  
後竟為所  
蒙罔而旋  
加之覺且  
柄用乎

復薦為國子監祭酒。帝曰：是議南遷者邪？為人傾邪，將壞諸生心術。他大臣亦屢薦程，輒不用。循具以告，程曰：若第更名，無為內家習知也。程從之，遂改名有貞。時河決沙灣，已七年矣，隨築隨決，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僉都御史治之。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監

〔戊甲〕五年春正月，命平江侯陳豫

以平賊功進封侯

學士江淵、撫輯山東河南兩淮

軍民。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以為言，故

有是命。

竑言：頃冬春之交，淮河冰，海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切，雙此困若此。陛下端居九重，大臣身處廟廊，何由見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太息流涕者也。陛下即位以來，非不欲天長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恐聖德雖修而未至，人倫雖正而未篤，賢才用而未收，其效邪佞去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下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作停而匠役未息，法制頒而尚

有吏張賦稅免而或仍奉制，是干和盜召災變，臣願陛下修厥德以圖厥民，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萬思義戒，遂樂絕異端，廣仁愛，釋疑結，修德必致其誠，道忠其遠，邪佞公賞，罰寬賦稅，節財用，戒聚斂，節買獻，罷工役，圖治必盡其實，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嘉納之，因數內外臣工同加修齊，陳弭災之道。

三月，減國子生額。監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戶部侍郎孟鑑言留

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尚書儀銘

字子新，高密人，曾之子。

以江南北積

雪，互寒死亡載道，奏請賑恤。帝得奏，即馳敕江淵、王竑賑淮北，而命文

賑揚州及蘇常諸府。先是正統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糧自兌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即金花銀民以爲便。後戶部仍徵米輸淮徐，凡一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民多破家。文以便宜停之，又發廩賑饑民三百六十餘萬。

夏四月壬午朔日食。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字世貞永豐人于錦衣衛獄。先是懷獻太子既

卒，綸與同偕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將以秋初大舉深入。同聞之，上疏抗論時政。因及復儲事，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具儀，復還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疏入，帝不釋，然猶下廷臣集議。雖銜同甚，未發也。越三日，綸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言悖孝弟云：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

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

也。陛下奉爲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願陛下于朔望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又請復汪后于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繫詔獄，未幾，并及同。偁引主使，拷掠備至。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甯城，不許。額森虐使三衛，偁徙其部落于黃河穆

納地。

據納山名。注見前。

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

舊作乞兒蠻。

格根特穆爾

舊作革干，始木兒。今並改後仿此。

等亡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甯廢城，于謙以爲不可，乃止。

秋八月，減兩京課鈔。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

按月征之。商民以爲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

中陳嘉猷

餘統

言兩京根本重地，軍民尤宜加恤，豈可當歲歉之時，與

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而民已不聊生矣。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冬十月，額森爲阿拉所殺。額森恃強，日益驕恣，荒于酒色，阿拉求爲太

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拉怒，遂率衆攻額森，因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

汝身，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烏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還，今日汝

當死。額森無以應，遂殺之。未幾，韃靼部保喇改後仿此復殺阿拉，奪額

森母妻，并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今改後仿此立之，號小王

子。自是，衛拉特遽衰。額森弟及諸子往依哈密部衆分散，而保喇與其屬瑪拉噶額森今

改後仿此等皆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額森本托歡大師子，額森既亡，數傳至博汗，其世次不

仿此等皆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可考博汗生子曰烏林合巴丹，太師遂統部，海基爲準

噶爾之始，按博汗，蓋作字汗，烏林合巴丹，蓋作烏林合巴，今並改正。

十二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爲國子監學正。聰遇事敢言，爲執政大臣所

疾。王文尤惡之，會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嗾御史黃溥劾

聰。下廷訊，坐專擅選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興安

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甯耳。」安問何爲，曰：「諫官

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悸也。」安入告，高穀亦力言之，聰遂得釋。貶國子

監學正。

〔乙〕六年春正月，改工部尙書石璞字仲玉，臨漳人爲兵部，以學士江淵爲工部尙

書。淵在內閣，好議論，每爲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于謙以病在告，詔

推一尙書協理部事，衆佯推淵。淵欣然不辭，屬商輅草奏，陳循王文密

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淵大失望。

二月雨水冰。彌旬不解。

錄囚。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命法司審錄之。由是得減。

免者甚衆。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韃靼遣使入貢。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舊給之。以慰

其心。

五月帝禱雨南郊。以兩畿及各省旱蝗也。

予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尋復以宋儒程

頤後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爲世襲博士。

秋七月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有貞至張秋。張秋在泰安府東河縣西南。運河所經與壽張臨邑二縣接壤。上

治河三策一置水門。言水性可使溢流不可使壅塞。故漢武埋瓠子。終弗成功。汝明疏泮河。論年古績。古言治水者甚衆。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今請依

景法。損益其間。並開門于水面。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抽。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一開支河。略言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恆衝決。運河勢小。故恆乾淺。必分其水入運河。則可去其害。而

取其利。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河一道。使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滯運。一浚運

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敕有貞



如竝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

其言有貞乃治渠起張秋金隄

注見前

之首引而西南百里

經漕渠澤博段及至嘉嶺之沙河及

東西影帶白帶灣李舉凡五十里由李舉而上至竹口蓮花池並大湖澤又五十里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

內倚古金隄以爲固外恃梁山泊以爲泄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濟由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甯建閘于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工有謂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卽問有貞出二壺而穿其一爲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涸中使還報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蓋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而決口始塞阿鄂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然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厥功云

有貞初築決口下水石則皆若無者有貞思穀日思

悟曰此下皆有龍宮郡者有以辨之矣乃鑿城下之不移時而決口塞有良事峻選帝厚勞之尋復命遷視  
漕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者貞乃修焉隄決口自臨濟至濟寧水患悉平還朝命  
召見獎勞有加  
遷左副都御史

太白書見 帝卽位後太白常書見至是御史倪敬字汝賢無錫人以災異頻仍請

罷齋僧轍遊宴止興作疏入帝不懌未幾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諫

令去之遂黜敬爲典史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瘳莊字安止吉水人于闕下謫爲驛丞復杖禮部郎中章綸

御史鍾同于獄同死綸仍錮獄 先一年莊在南京疏言臣曩見上皇遣

使册封陛下每遇慶節必命羣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

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榷治道歲時令節命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

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

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

及是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定羌驛

丞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實罪魁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

同竟死綸死而復甦繫如故是年利科給事中徐正請問言事亟召入乃自上皇臨御歲

封之地以絕人望劉遵親王子育之宮中帝獨得大怒立叱出之命調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遂調戍嚴嶺  
衛文御史高平亦言城府多樹事匪測遠盡伐之時盛晏上皇常倚樹聽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至天順復

景泰并易 英宗并易 其儲詞徐 正以奸人 窺伺遠居 然請出居 沂州其殊 合搦摩殊 爲逢右長 惡以奏于 慶莊等之 建言既嚴 刑以遠復 用高平伐 樹之說其 病忌險刻 幾不留餘 地何獨反 加徐深讀

蓋自南宮退處朝謁  
闕如其勢  
鋼推于禁  
之推以秦  
近在於廷  
易于防制  
若出就外  
落則舊王  
名存衆望  
未絕不能  
無意外之  
虞深疑正  
以詭辭作  
說故不一  
言即不勝  
驚愕且繼  
之者每以  
論者或也  
正可減景  
謂貪位忘  
秦貪位忘  
君之罪又  
或謂其藉  
此以掩惡  
沾名不惡  
景泰自製  
位以行後  
施本行久  
人情未順  
安順

冬十一月以方瑛為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庶人徽煤既廢其家人

蒙能竄入苗中為亂事且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注見新化

明守禦所今為長官司屬黎平府銅鼓明屬今屬總麻諸城官軍屢勦不能克至是帝命瑛為平

蠻將軍尚書石璞總督軍務率京軍討之時諸苗酋多與能相應合衆

攻平溪衛明置今屬玉屏都指揮鄭泰以火槍擊能能被創走泰追斬之在事

明年餘賊流劫武岡分陷藕塘諸寨勢尚熾已而瑛進駐沅州分三道

一自清浪明衛今屬清溪一自平溪一自鎮遠會于賊境破鬼板等一百

六十餘寨在明年蒙能餘黨以次平

〔丙〕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位崩

三月天鼓鳴

夏四月彗星見 彗東北見于胃其光芒或長數尺或長丈餘自是月至

于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又復見于畢宿

五月敕內外羣臣修省 以星變也

六月葬肅孝皇后

得天良忽  
前必統觀  
其心始誅  
通情耳無

大文子弟  
果固不劣  
裕科目妨  
以而既與  
身而得失  
遺場靜聽  
惟當才本  
若其錄取  
不塘斥更  
則見公尤  
屬至命而  
常安乃王  
守分循以  
文陳被黜  
其子考黜  
切齒其罪  
搆成其官  
雖臺垣清  
議同列建  
言不之  
官必不之  
覆閱命

河決開封

秋七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水。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並溢。高地丈餘。以工匠蒯祥陸祥爲工部侍郎。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時稱爲匠官。

八月浙江江西湖廣旱。

九月賜大學士王文陳循子俱明年會試。自設科以來。輔臣子弟少登第者。是秋文子倫循子瑛應順天鄉試。被黜。文循構考官劉儼黃諫欲殺之。臺省譁然。高穀言于帝曰。大臣子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殺考官可乎。帝命翰林院禮部覆閱貢士卷。有優于倫瑛者。有相等者。亦有不及者。勉徇二人意。命其子一體會試。而心薄之。

冬十一月。蠲天下景泰以前逋賦。

十二月。帝有疾。罷明年元會。

其會試子而後與  
快心景泰  
雖不其能人  
而既不請紀  
網而既二萬  
然任私意  
之橫朝章  
而慶實  
恣凶險  
以貪鄙濟  
其特其  
豈特其  
失之賤  
斷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四終

明

景皇帝

〔丁〕景泰八年英宗皇帝天順元年。孝嘉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因戊戌元天順命倭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春正月

羣臣請立太子不許。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

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嘿然。都御史蕭

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

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爲太子。議于朝。大學士王文曰。

今只請立東宮。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鏞曰。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乃共

請建元良爲太子。維禎舉筆曰。我欲更一字。因更建爲擇。笑曰。吾帶亦

欲更也。越四日。上之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

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尙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先是。帝輿

疾宿南郊齋宮。十三日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

督張軌。玉次及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斬吉祥然之。

羣臣指測  
官意指測  
遠共議建  
儲其爲確  
確因人繁  
可想見至  
有貞議請  
立沂王  
復日復辟  
它日復辟  
之謀機已  
隱伏焉知  
則云猶是  
誰屬焉知  
賜金猶是  
智膠結于  
中各懷私  
此何會以  
國事爲念  
而維禎舉  
筆更建爲  
擇且昌言  
吾利欲更  
龍利欲更  
恬不爲怪  
大臣認怪

若此術得 謂其有人 心者乎 英宗北狩 蒙座本為 奸諛所誤 返國而景 泰之茂君 賁位實非 人情天理 所安則英 臣思戴合 宗固為第 于大義已 危篤神器 豐純惡而 無所歸舍 英宗又將 誰使能 靜侯少時 廷臣共得 復非名正 有順及徐 有真石亨 輩遠為奪 門之計不 險微功不 躬其主之 躬冒危禍

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盍圖之。徐元玉

翼日，亨軼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軼曰：已陰達

之矣。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日，亨軼與吉祥矯太后制，夜復會有貞

所軼曰：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巫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

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啓，有貞以三鼓卽至朝房。亨軼等率羣從子弟

家兵，混同守禦官軍並入。

明御史云：有貞令軼等混官備非常，勳兵入大內，亨軼等四鼓混同下邪，既本觀尤明，蘇材小黨不足據，今使天順實錄通奏驛。天色晦冥，軼等惶惑，有

貞趣行。軼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見上皇于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舉，兵士惶遽不能舉。

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

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

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

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

如故。羣臣呼萬歲。

紀事本末云：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石曰：于謙邪。既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

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卽位。

其事雖濟而其名則不可居况有貞前倡南遷之議彼時豈復知有英宗南城之舉止圖一己繁懷封並非勳封君國且藉手以洩私忿屠戮忠良有真方自負不世功臣不知實耳古罪人耳景泰幾據大位自爲千秋公論所不容英宗既己復辟固不妨包荒以識大度况曲專宜布何直自明肆必嘗口肆謔語傷忠厚乎總由有貞欲自

于謙甫聽宣諭畢卽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以許彬薛瑄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彬以石亨薦瑄楊善所薦也

改元大赦 詔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

謂辭曰帝位轉之與象與彼遠文武羣臣已立皇太子奉之宜

劫賊國之人逼攝當空之位又曰延易皇儲而立巴子惟天不尙求久而亡矧失儲之真多致沈疾之難療祿有貞所授也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軏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

貞兵部尙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數請于亨曰

願得冠側注也武弁從兄後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

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邪帝不應後數日嘗官爭始安肅逆宜斬帝宥之第罷其司禮監而已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鐵商輅爲民 先是徐

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亨曰

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

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

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



其功及  
于詔制  
廢之王  
皆誣之  
遺力不  
人務其  
私而大  
朝廷體  
即此可  
奸邪心  
矣

直之言惟  
以優游林  
泉為樂蓋  
亦工于其  
謀者跡凡  
十者部當  
土木蒙塵  
景泰蒙位  
皆親其  
事直雖宋

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色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

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謀逆律定讞坐極刑奏

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棄謙等

于市籍其家家屬戍邊以千戶白琦言榜謙等罪示天下于是一時希

旨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云謙性忠孝才略開敏自遭寇變亡身憂國敢先投入籠卒不得

天朝野寬之太昏問謀死亦堪悼累日指揮多病者未蒙古降人餘曹官詳聽下以酒醉殺死所備英吉神

怒扶之明日復醉如故報之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備綸去固啓之則晉上賜物也都督同知陳榮收覽

李時勉門下者也多樹惡作榮兒今改

罷巡撫提督軍務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時王城巡撫江北改節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直濙皆以年老乞休直年七十有一濙年八十有一並賜金幣給傳歸

初直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謂凡十四年乃當歸時從帝欲留直直曰臣在閣今當不免濙歸之行安得與汝

曾為樂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以文端濙歷事六帝立朝幾六十年既歸三弟年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以太后制廢之日直次子郕王郕性本

經其子又疾其身疾留朝政遂廢晉雍母子之至情于大儀而送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

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

入參政而身爲六府  
曹之類仍視  
國故念  
漢不勤其  
初未謀發  
出一依違  
一慮已乖  
荷全已忠  
大國之義  
奉以幸免  
乃陽計行  
遼以計行  
舉以胎訓  
子孫不亦  
英宗之言  
總由爲己  
私意而不  
出但天合  
人之口實  
鄧笑令耳

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

初正統二年景泰年號革除小兒爲土龍而拜  
西欲曰雨帝臨地嗚呼土地而若再來運我土

地說者謂兩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  
鄧王再來運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罷團營

從石亨言也

都督范廣素驍勇爲于謙信任石亨嫉之張杅尤不相能乃譖廣與謙同謀  
爲逆殺之杅又譖殺前昌平侯楊俊以顯森奉帝還時似不開關迎謁也後

軀入朝于路得暴疾與歸瘞楚  
不堪而死時皆以范廣爲崇云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內閣

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給驛舟以歸

穀館杜門絕賓客有問景  
奉天順關事概不應居四

年卒穀位至台司敝履帶田僅  
足衣食而已成化朝賜文美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

與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幾進吏部尙書

鄜王薨

經曰

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妖瘍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氏等

俱殉葬并欲令汪妃殉李賢以爲不可乃止

妃尋出居舊府時沂王已復位以妃  
前不欲廢立請于帝令妃得攝宮中

所有而出一日帝問太監劉瑾曰詔有玉玲瓏繫腰今安在 賢當在妃所帝命崇之妃投諸井而對

使者曰無之日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清受此數片玉都後有言妃出所攜鉅萬帝命檢取立賞

明史贊曰景帝當位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爲任賢而精政強  
寇深入而宗社又安再造之結真云偉矣而乃汲汲焉儲兩內幽閉不許恩誼懇然終于與疾宮中小  
人乘間竊發不克  
以令名終情夫

三月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

帝視彬猶骨肉也。南還後，景泰帝授錦衣試百戶。至是，進彬指揮同知。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復立沂王見深爲皇太子。

封子四人爲王。

見濟

即見濟改名

德王

景泰中封榮王，生昌改封。後之藩德州，又能濟南。

見澍

帝第五子，與下二王俱在內宮，分所生。

王

後之藩汝寧

見澤

帝第六子

崇王

後秀王薨無子，即就藩汝寧。

見浚

帝第七子

吉王

後之藩長沙。

韃靼保喇寇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

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遮政等執之，而使使

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獻否由爾。第

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繼等敗死。犯甯夏。參將種與戰死。又遣

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爲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

已而保喇益熾，邊警迭至。帝憂形于色，驛報候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憐然乃復命安遠侯柳溥獻之。活賊輒敗而歸。小捷以聞。吳瑾克勤之子。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墀來朝。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墀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

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而瞻墀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郝王監國。

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內，瞻墀復上書景泰帝，宜

英宗遣官分路賑濟未嘗不體恤民隱及林聰屢請發帑即應力予施行何必更召大而有入議而實有入議善言實不偶言實不知政實不助其是里不督能保其不無能保其知以責成不司以察弊不

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王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墻尋于宮中得瞻墻所上二書而金符尚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召瞻墻比二書于金膝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于館尋請還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墻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受教

賑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

字廷玉臨川人

賑北畿僉都御史林聰賑山東帝恐瑄

聰巡歷不能周遍復遣侍郎黃仕儁四川人繼往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

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濟徒爲里書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

視民困是因噎而廢食也帝卒從賢議

時方遣使賑濟誠恐輿論也張縉上疏曰賑輔山東仍歲災賑小民編賣子女雖有善者

死漢察未及埋瘞即成市鬻至陛下用和雷之費遣使念賑直損可救難聞

五月彗星見是月始見至八月餘芒尙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

字隱書汝水人

楊瑄

字廷舉豐城人

等于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疇

字萬範盧氏人羅綺

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

寵專權狀帝語閣臣徐有貞李賢曰真御史也遂遣官往覆而令吏部

議瑄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綏

筮均沾實  
惠而徒患  
奸胥之逐  
逐竟忘百  
姓之嗷嗷  
設非李賢  
力持大體  
幾致不體  
下誠若謂  
未誠有所  
而仁者人

徐有貞與  
石亭輩始  
則朋比爲  
奸朋得志  
則門戶各  
立互相擠  
陷互不相  
容小勢反  
覆固無足  
深實獨是

還會彗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字國用，嘉興人。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乃相與吉祥泣訴于帝。誣鵬爲己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報仇。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九疇綺主謀，并逮繫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有貞爲曹石

石亭，曹古併，後微。

所

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

能平，數毀有貞于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

洩之于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

貞。及楊瑄、張鵬獄起，亨、吉祥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二

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

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

英宗既從  
有貞之言  
而裁制二  
石又因而  
人之有貞  
疏外有貞  
懷轉意移  
益無定見  
逞致羣小  
紀綱所傾  
豐宜假手  
子人開臣  
果關攬威  
權即當宜  
示其罪乃  
申明罰以  
授其言官  
不其如勅  
列之相傾  
軋平之傾

排斥勳舊遂並下獄

大風雷雨雹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奉天門東吻正

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徐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二家尤

甚大木盤數尺餘欽天監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

出有貞賢綺為叅政有貞廣東人九疇布政使江西御史周斌等十二人

為知縣楊璋張鵬成邊賢未行以尙書王翱薦留為吏部侍郎初成遠東

尋遷敘選或謂二人當計曹石二人不可乃復成南丹

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讀呂原字造原入內閣預機務 原內端外和石亨曹

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諛言媚色徇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君子

見幾而作甯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字季方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尙書王

翱以正薦帝亦素知正名召對文華殿稱旨正長身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既登殿問

遂命入內閣以官小欲擢為吏部侍郎兼學士會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帝

速稱善曰爾年正強仕後易人又朕所取士正可輔朕

即此

石亨進見帝語之亨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乃即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下詔罪己勅羣臣修省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石亨知帝嚮賢雖恨

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

虛日

時帝亦厭亨吉祥驕橫譯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美事者先造其門朕今一斷之至公極附者當由忠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時亨吉祥驕用事賢顧息不敢言每進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改許彬爲南京禮部侍郎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

門及參大政欲杜門謝客舊游惡之競相騰謗遂不安其位而出

謫岳正爲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正負氣敢言既爲帝親拔益感

激思自効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

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

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鑲

大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

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

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曰即可以朕意告二

帝正以曹石恣橫擅權欲防其漸不立善法陳前席

先以用計  
離間為言  
于陰論  
謀皆無所  
當及既承  
密旨自宜  
開誠切戒  
以庶幾稱  
遇邪心乃  
惟持徵詞  
相持徒為  
奸俾所輕  
愛失大體  
且正果知  
二謀之終  
將定計尤  
常以杜後  
勤以杜後  
應何終欲  
保全主始  
曲示亦因  
用意亦因  
左矣正奸  
此途為奸  
黨所不陷  
謀之其不  
適成其不  
廷成其不  
用耳

人正出見吉祥曰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為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

兵柄又詣亨諭令自戢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

前免冠請死帝內媿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

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

罪己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謂正賣直誄上帝怒謫

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日耳既行道漸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尙

書陳汝言汝言字正言逮繫詔獄杖戍肅州以去信而諷者正曰上

顯我厚愛無以報稱子奈何以諫官處我後在成所帝念之曰吾正個好只是大膽正聞白鴛鴦語遂帝頗

反為所嗾人皆疑而情之

大赦以承天門災也

放徐有貞于金齒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

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所為追執之德州下詔獄榜治無驗會

肆赦亨等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續禹成

功禹受禪為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示法司法司言

罪當棄市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為民



王振初因  
英宗寵任  
獲竊威權  
再流朝右  
及不私意  
及過私征  
德思北軍  
以致覆軍  
以事危陷  
債與使其  
乘與存其  
身尚不足  
寸磔天不  
以謝天不  
復何足憫  
念之有乃  
英宗爲之  
立祠賜祀  
崇禎有加  
實出恒情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景泰初時入閣

事且

尋丁繼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事稍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泰帝

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爲帝親擢者時與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而賢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眞君子也

冬十月詔爲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

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羅綺也廣西過家未行會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首天子爲王振建祠賜葬事綺歎曰朝政如此吾輩自應歸隱家間

聞告之帝大怒立捕綺下獄  
竊其家成化初始釋爲民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爲建庶人帝憐其

無罪久繫釋之

帝先問字賢賢恨首曰此與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懲之帝意遂決

卽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

聽婚娶出入文奎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

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爲昭武伯

〔庚寅〕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尙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

好惡之外  
且以振之  
奸惡而詞  
顛反以旌  
忠爲號是  
非顛倒是  
矣

中驛進尙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共擠之既而又欲去曹石以自固亟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大怒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釋好于謙者三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燦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誰敢提兵入禁今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甯非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會汝言敗未及行至是帝問李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

皇太后

明代宮制徽號自此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卽所謂左春坊也 帝退朝御文華殿閱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乃命戶部侍郎年富字大有 懷遠人巡撫山東僉

都御史程信

字虛實 其先休甯人 家河間

葉盛 李秉

字執中 寶縣人

巡撫遼東 兩廣 大同

梁持法 公正 兵官不憚言其

事授帝召選帝以  
閣下獄斥爲民

吳與弼累  
薦不起幾  
于高自位  
置及此京  
應命入京  
祇以勸書  
崇重之故  
雖非效終  
南提徑而  
擇官而仕  
利祿之見  
究未盡除  
沉與病果  
欲行其志  
即宮僚未  
心輔導未  
嘗不展未  
有一生未  
有豐安朝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

者爲己重謀于李賢賢盛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

齎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宜以宮僚

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莽賤士

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

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

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祕閣書帝曰欲

觀祕書且勉受職居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

光曠舉帝然之賜勅慰勞資銀幣遣行人送還

列與弼在正統景泰朝景泰不忠  
曰宜官稱氏不除欲天下治平雖

矣及是以勸書學當當當大用而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辛對歸方與弼之王也李賢以實諫禮事  
之推之上座擬從尹直至今坐于側直大提出即歸與弼作戒級錄百與弼嘗爲其弟所訟又嘗與弼爲石  
亨跋旗語自稱門下士由是士大夫多嘗與弼而亨語世  
固未有見之者後儒爲辨其難云尹直字正言泰安人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爲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

衣官校爲耳目由是指揮使門達人豐潤僉事邊杲人安平俱得幸而杲更

強鷙帝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

班用之使加乃大  
以除志未  
能滿歸是  
仍辭高官  
而况爲重  
木出石  
享之意即  
不之如瑣  
縷錄之誣  
出戶純潔  
實不然矣  
廷臣黨不  
當時固使  
能免誠下  
榘不事之  
復非人事  
是正隨時  
邪察而整  
精察而自  
飭羣下不  
慮羣下不  
分宗欲知  
外宗欲知  
耳目而寄  
衣實爲錦  
策若以非  
工皆不足

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卯〕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

在榆林府定邊縣東北。有新營二營。相去六十里。今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駐守。

石彪及楊

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

王今改。

奪其旗。封定遠伯。既

而充總兵官。禦寇甯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擊之。

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羊

二萬餘。捷聞。進彪爲侯。

彪既屢立戰功。與亨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顯至于敗。

二月遣御史同內官采珠廣東。

幸太監曹吉祥宅。

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苗。

即白苗在貴陽府貴筑龍里諸縣界。

東苗于把諸等攻都勻諸衛。命瑛

率川湖雲貴軍分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于把諸。送京師磔之。瑛前

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

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

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達

信豈官校  
輩特事之  
乎制事而  
端一開而  
門遠深果  
遇事生風  
相繼爲虐  
轉致貨賄  
公行人羅  
茶毒未幾  
而錦衣獄  
含至不能  
容復爲增  
廓而英宗  
其非如是  
而欲如是  
治清明其  
可得乎

鞠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遠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

黨治之

此事既發言官將于朝劾彪之有微于彪者帝聞之大驚乃勅文武大臣通達者依太祖機務例治罪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

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鞠彪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

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寘重典乃罷亨閑住絕其朝參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事問

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卽非順彼時

亦幸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

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升賞以何爲功老成者

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

太平氣象豈不益盛今爲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

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爲清

詔霜降後錄囚著爲令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錄重囚謂之

朝審遂爲永制

〔庚〕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逸杲奏亨怨望愈甚與從

其定爲中  
有資于  
沃良多  
然實既知  
位爲英宗  
固常景  
泰時何未  
開此意未  
密舉此勸  
耶密行規勸

孫俊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亦言

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沒其家貲未幾亨瘦死彪僇于

市帝初錄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喜必假事以遣出而謀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揭于

飛以爲擊射朝臣奔走恐後亨乃以貨之多寔爲授職美異入之先後爲得官選舉時有朱三千餘入

百之號謂郡中魏文宋益賢俱以賄被擢也久之于請益其帝不能堪以語亨賢賢曰惟爾能乃可因勸

左順門諱宦召毋納總兵官亨獨見遂曉所請亨顯有不從者而亨猶不悟遂橫如故遂果本亨所擬密受

帝旨何亨所爲以輕而亨亦不知能本以敬助過家不聽父兄箴然一門二公候所密材官益

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牛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爲天下情兵處故人皆疑其有異志遂及于誅

夏四月大雨雪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人田于獄貶知衡州府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

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貶衡

州知府

八月韃靼分道入寇保喇阿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徼衆南

行總兵官李文人田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

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荆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

何大罪爲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冀復召時時叩觀天象謂將星在

矣益自責常以鐵線自縊數起誓及世韓碑平

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子亦應天象將遂放。」  
漢山水間十餘年而死。韓琦字永華，長洲人。

〔辛〕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采珠池，從之。

夏五月，殺弋陽王奠壻。王 逸杲誣奠壻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

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壻母子死，焚其尸，方昇尸出，大雷雨，平

地水數尺，人咸以爲冤。

下南雄知府劉寶字嘉秀，安福人。于獄，尋死。寶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

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寶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

詔獄，瘦死，郡民哀而祠之。

六月，遣尙書馬昂、懷甯伯孫鏜擊保喇，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

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剽掠，官軍莫敢撓其鋒，關中震恐，帝

以昂總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彗星見。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甯伯孫鏜討之，欽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師還，畜于家，故家

多藏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

遂果敢以  
聞事其虛  
宗藩其不  
實是非不  
容中立既  
以往勸治  
白即當坐  
之條庶可  
少懲以  
僅獨加以  
已深及息  
運議前非  
妄行執奏  
尤當窮究  
乃核情偽  
果言不復  
詳鞠不復  
捕風捉影  
無辜英宗  
庶惡失刑  
果益得橫  
行肆毒宗  
支且蒙其





身伏斧鑕  
所請變速  
而禍小蓋  
二人惡貫  
既盈天故  
奮之帥而  
促其敗罪

顏彪奉命  
討賊濫殺  
冒功賊黨  
未盡勦除  
而平民轉  
罹其害功  
實不且以  
償罪自發  
則其自捷  
所向皆捷  
又安知不  
出于粉飾  
乎至陳涇  
分鎮州

罷孫鏜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孫鏜等既不行邊報益急因

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字宗元南宮人參

贊軍務八月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唐昇齎敕諭之自是每歲

入貢而寇掠如故明年白圭王城邊邊散皆敗之時雖爾格爾與保喇相仇殺未幾麻里格爾死飛共立蒙古勒克時青吉斯亦該小王子自是雖爾格爾益各事控蒙古

轉克時青吉斯舊作葛圖可兒青原今改後仿此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

冬十一月丁酉朔日食

〔壬〕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徭破之自元年春大藤峽在潯

州府在平越西北四山環繞結互數百里跨潯柳二府之間為徭窟穴徭為亂兩廣苗獍叢起廣西殘燬殆徧前年

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

龍山在潯州府貴縣北為藤峽左臂直抵潯梧所向皆捷而彪多濫殺冒功剿捕不能盡

賊故不久即發明年賊夜入潯州城刻官庫放罪四軌副使周聰殺家居布政使宋濂遣兵官陳淵

賊兵自衛不敢發一矢乃縱賊出城而與之和賊亦尋遣使還事聞帝降旨切責而

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諡孝后

廣錦衣衛獄初遼果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腹心及果得志達反為之

當賊入州城執官劫庫不能惟戰情殊自衛已難逃玩律之愆乃復縱賊出城轉與鬼脫轉與求和是封但直守通疆無異正宜立正刑章而英宗僅爲降旨切責國典蕩然無怪軍伍之弛也以廢弛也

用至是果已死達欲踵其所爲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

呂原罷原丁母憂詔葬畢卽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及抵家寢苦哀毀

甫襄事而卒

原字贊蒙政豐通達遇事立斷原守正濟以持重會彭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其政稱理原卒年止四十五人皆惜之

〔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字安簡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爲詹事侍東宮講讀呂原卒帝問李

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字孟時可出告王翱翱曰陳文年資皆深舉潛置

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旣入閣每事與賢爭曰吾

非若所舉也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字南河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值事者言其擅撻

軍職逮治之又遼東巡按御史楊璉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

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彬與門達同掌錦衣

私意而不可設心實不  
顧公實不  
可對人夫  
政事所繫  
止當權否  
是而非可  
果有當否  
爭即舉主  
亦不舉主  
讓如無可  
讓雖非不  
親習亦不  
得稍存異  
同使如文  
之見則必  
一經引  
遂終身阿  
比相容胡  
弊伊子胡  
底蓋明習  
門戶結習  
牢不可破  
而文則也  
蔽尤深也

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爲達下達深銜之乃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  
奏下彬于獄軍匠楊墳擊登聞鼓爲彬訟冤語侵達詔并下達治時大  
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次骨欲并去之乃撈墳究主使墳  
知達意卽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卽奏聞請法司會鞫于門外  
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與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墳仰  
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  
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墳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  
錦衣而禁錮墳

〔中甲〕八年春二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有間太子于帝者帝臥  
文華殿密召李賢告之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  
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  
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宮妃殉葬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  
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卽位是爲以明年爲成化元年

赦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

疾篤，綸私詣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

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

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

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景泰中置縣，今屬廣州府。知縣降雍為

浙江參政。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有罪下獄。成邊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為結納。及

綸敗，調貴州都勻衛。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成廣

西南丹衛。

始以內批授官。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

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帝命議上兩宮尊號。

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李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旨

曰：「子為皇帝，母當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

廷臣與內  
賢往來親  
密律已之  
道已乘當  
英宗疾篤  
而王綸竟  
私語溥計  
事跡涉陰  
謀尤足起  
人猜議在  
陳文身亦  
政聞見亦  
所靜果亦  
常使果亦  
繪乘其罪  
奸暴其法  
而實之可  
又密覘臆  
乃陰肆擠  
度衛類穿  
排衛心如  
竊而實為  
鬼賊况以  
可醜大以  
草詔六事  
輒爾巧播  
奪筆巧播  
如狀不既  
無罪以服  
其明

心而爭衆  
論且株連  
貶竄茲累  
無辜直取  
弁髦國法  
文固不足  
道李賢何  
亦受其欺  
耶而不覺

時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不草讓表時曰先帝時未嘗行今誰敢草中官復厲聲忱之時拱手面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敢有二心且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册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息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召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爲南京祭酒正不悅會有忌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嫌之未幾出爲興化知府

官爲政具有條理而鄉士大夫多不樂之  
正亦厭吏職後以入詞謫乞歸卒于家

英宗失德 處不可枚 舉史臣乃 稱其釋建 庶人罷宮 妃殉非爲 可法後世 夫釋建庶 人以謀政 教而宮人 殉葬自是 亂政罷之 宜耳然豈 足謂爲盛 德哉

復立團營

明年正月復舊 又明年復立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雹 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

帝納之

葬裕陵 諡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濟濟大臣輔政綱紀未弛而以王叔擅權閉塞進退乘輿擢擢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感也然如釋庶人之幽繫罷宮妃之殉葬斯感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順天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上元爲皇后 帝

居東宮時萬貴妃臨城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

乃册王氏爲后貴妃寵冠後宮杜時年三十有五帝竊之顧房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臨文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

而逝贈禮部尚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復性爲主嘗言自孝亭以還新法大明略煩者作直須躬行耳有諫書錄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庶廣中流記孔廟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官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新學中書監官天子以陝海爲

家何必與民爭利弗報自是賦職 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爲莊田矣

立武舉法 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略弓馬分明甲乙

武舉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入學

憲宗皇帝

〔乙〕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字其德鳳陽人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徭守

臣奏廣西徭獍流剽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兵部

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統兵乃命輔爲征夷將軍召雍爲

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開納粟例以備兩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冤御史趙敵武進人言于謙等爲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

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前榜死者

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卽聞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

之慘所司其急如敵言施行釋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冕先授副千戶遣行

人往祭謙墓制辭有喪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輔公道之極持爲權奸所魚鱗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語焉

帝耕藉田

彗星見

三月帝視國子監

荆襄盜起荆襄上游爲鄖陽古麋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爲亂

鄧陽山

谷險之

區久爲

逃淵藪

愈既得

地即當

林箐而

官可爲

後良策

弗棄置

既多屯

顯長則

惟應法

以絕盜

更何必

其迫英

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剽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隄塞，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采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爲饑寒迫耳，奈何！」卽用兵，命御史往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河南西華人，有智力，經治門有石，劉重千斤，握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其黨石龍、號石龍，和與。劉長子等，聚衆數萬爲亂。號稱漢王。寇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已而朝廷命朱永、字景長，子。白圭討之。至南漳，南漳，今屬南漳縣。連敗賊。在是。偵知賊巢在豆沙河，在郿，兩府界，水入北流。萬山之中，列爲七屯，諸軍分道進，賊據險，下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通，送京師，俘斬無算。在明。石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燬巫山。注見前。太昌，後周縣，今屬陝西。圭分兵燧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降，賊小熄。在明。

夏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瑾父太平侯軌，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

封。時以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尙襲封，指揮同知董源等援例乞

復，遂并革瑾宗。



仍聽其伏  
匪不出未  
幾而劉通  
等遂猖寇  
號披猖寇  
據部邑養  
靈貽患當  
時司事者  
之罪其可  
乎

秋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

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

收。乞勅官司賑濟。于是命王恕字宗實三原人及浙豫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部

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字景人往淮揚。內外諸臣請緩征鹽鈔

逋賦等。皆從之。義琛無它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

罷。

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甯夏總兵

李杲。陝西巡撫項忠字蓋臣。秀水人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初。韃靼

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甯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爲患不久。景

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舊作阿羅。出今改者。率

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

地在黃河南。自甯夏至偏頭關。延袤至二千里。饒水草。外爲東勝衛。古即

東勝州。注見前。明初于此。置左右二衛。永樂後廢。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

絕內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爲嚮導。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西者宜因  
豈亦未免  
有私其鄉  
曲移禍鄰  
驅之見邪

嘉勞召輔還封武靖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誠忠等文

封至貴東境雅發兵撲滅之洛寧唐縣今屬柳州府北流兩縣今屬鬱林州

〔丙〕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南陽人討靖州苗破之湖廣靖州銅鼓

五開武岡見注俱等苗爲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

鼓天柱明守禦所後改縣今縣屬貴州鎮遠府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獞于桂陽

威名著西南苗獠畏蹠呼爲金牌李

南畿大饑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字彝正吉水永豐人疏諫貶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百官志市舶司掌海外諸國朝貢貿易之事提舉秩從五品副提舉從六品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卽還視事賢再疏乞

終制不許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事曰羅倫請廷按

賢羅倫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管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造禮典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欲賢居任

天下之事則賢不可留而口實可資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必責賢必盡陛下于賢之責則必行感力賢理不起復繼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賢之責不能力行賢道起復無益也又何必遣先王之禮

經納大臣之名節哉疏入黜爲福建市舶副提舉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

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效之竟不從後賢卒商格復入閣以爲體倫始復官尋乞歸以金牛山人歸隱溪館覽覽書

其中四方從爭者甚衆稱爲一韓先生久之卒嘉靖中附左餘德文獻金牛山在吉安府萬安縣南

李賢在英  
宗朝相業  
類有可觀  
而於景泰  
時則浮沈  
自全無所  
豈與正  
陳中立  
本一策乃  
無十語教  
勳尊親豈  
得謂之失  
心精白況  
由郎署受  
知超擢竟  
不能以慮  
言正道其  
諫酬知其  
負景泰實  
甚不特著  
也

秋七月封弟見治

英宗第九子

爲忻王

未之

見沛

英宗第九子

徽王

汝州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諡文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

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帝震悼贈太師

常

言內幣餘財不以贖先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侈之于土木講詞聲色以故類請發解職貸恤邊前決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大匠保舉行之既久墜說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

當時高拱爲首相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載帝荒淫多過其實而其抑塞或擢高正不救羅倫尤爲世所惜云

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李賢既卒故有是

命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符詩內使獨立以俟據案傳紙立成七言絕旬百首又嘗一日軍九制筆不停書人或服其敏捷云

鎮守開原太監章朗有罪赦不問時內侍梁芳章輿諂事萬貴妃日進

美珠珍寶錢能章眷王敬鄭忠等爭假采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

帝以妃故不問也朗鎮開原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太監李良上

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

戴罪立功兵部議勿許內批允之

〔丁〕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

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時韃靼諸部內爭保喇弒蒙古勒克喀青吉

斯瑪拉噶殺保喇更立它汗名阿勒楚爾復與瑪拉噶仇殺瑪拉噶

君臣日對  
必資實蹟  
經筵進講  
已屬具文  
至及叩謝  
山呼例謝  
數言即謂  
有當于勤  
政斯已鄙  
矣亦欲去  
其繁文  
史氏遂謂  
無一辭相  
接以巽順  
符定之難  
云愛禮存  
羊而當時  
君臣之職  
隔政務之  
費陸亦可  
見家

殺所立汗逐阿勒楚爾使使入貢尋渡河掠大同帝命撫甯侯朱永等

征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鼐今改後仿此亦遣人入京帝

許之詔永等駐軍塞上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匪測然臣度其有可致者

說二也此來數至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統

御經筵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並承旨叩謝

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母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

以定之巽順爲過云

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驛召至京以故官入閣

夏四月四川地震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地三百七十五震勅所

在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

俞綱等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字大章福慶人並乞免上皆慰留

六月遣襄城伯李瑾子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蠻今四川敘州府雲文縣本四川蠻地名大羣部

山都掌蠻叛陷合江注見前等九

縣朝議大發兵討之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尚書信先爲吳都侍提督

軍務師至永甯

明宣撫司今改縣爲永甯治

分道進所向克捷先後焚賊寨二千斬首三

千有奇獲鎧仗孳畜無算又討平九姓苗

明史地理志永甯有九姓是官司地今在永甯界

之不奉化

者改大壩爲太平川長官司

今廢爲大壩堡在永甯西北

分都掌地設官建治

山部水部分地以治控

制之師還瑾進爲侯信亦進秩兼大理卿與白圭同涖兵部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巡按御史趙啟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力通

負者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一南昌吉安

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

字維聖黃仲昭

名燾以字行

檢討莊景

字孔暘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景同疏進諫

時曰今川廣未靖遠左多虞三

盤據桑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五翰林以論思爲職宜崇純節

海製翰林院已啓沃之言惟義與仁痛弊之道那魯以陳張燈豈樂舞之遊詩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燈火移此禮聘明目達

聰實此實財賦饑困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

刑災殺可銷太平可致

知縣景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

懋等在道以言官論教懋仲昭改南京大理評事兼改南京行人司副

〔子〕四年春三月禁勦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

昌平人周

求涿州田

許之先是番僧扎實巴勒

舊作劉實巴今改

乞靜海地爲常住田嘉善公主

英宗女下嫁王

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餘頃皆予之給事中邱弘

杭人

等言洪武永樂年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稅

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爲閒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

恆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恆產哉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

許扎實巴勒等所乞還之于民未幾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

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壽

弟殘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字時萬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扎巴且勒木燦

舊作喇巴  
堅參今改

以祕密教進封萬行莊嚴功

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

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

出入乘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它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

下而佞倖由茲進矣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宮端行事鄙猥既參大政

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內媿

文爲魯事時  
力丁母憂

助賢逐倫益爲時論所鄙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諡孝莊

九月葬孝莊皇后

初英宗大漸遺命曰

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

方美宗北狩后懷中宮實佐四駕夜哀泣頓天倦即臥地頃一服以哭泣復試一目及在南宮英宗不自得后幽怨解故

如命

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及營裕陵賢請營三壙中旨不可事遂

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

禮也翼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它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

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爲心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右

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

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

廟今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

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

人並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尙書姚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

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

毛弘字士廣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退

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己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

萬歲出

冬十一月都督劉玉

字仲賢

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

今平涼府開原州

叛酋滿俊

明初爲開城縣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孝人尙有幾不徒以孝順爲孝宗廟社稷之所繫也憲宗徇母后私意以母諫不咸國體卒之仍從衆陸往



顯母后之  
過又安得  
謂孝乎至  
於反汗甲  
外戚田乃  
其過之小  
者益不足  
論矣

平之。滿俊亦名滿四，其祖自洪武初，卽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爲  
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原里。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  
獄辭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素，遂激衆爲亂。據石城。在固原州西北石城卽  
唐吐番石堡城，在山巔，四壁削立，惟一徑可緣而上，最稱險固。官軍討  
之，屢爲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玉爲平虜副將軍，忠總  
督軍務，討之。旣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逐之。玉中流矢被圍，衆欲  
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親當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衄。會  
天寒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有賊  
夜出汲，被獲，忠貰其死，賜之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焉。賊盡  
殲，于是毀石城，送俊京師，伏誅。

〔己〕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祖宣，廣州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寬而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  
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己上。至是議  
簡閣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  
無學術，旣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閹爲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

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媿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八月。吏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

此文

下刑部郎中彭韶

字鳳儀。莆田人。

監察御史季琮于獄。

太后弟周瓌奏乞武強武

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

瓌已乞二縣地六百頃。此又欲于其外籍閒田也。

帝遣官按視。皆民所

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爲閒田。得七十餘頃。瓌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卽爲恆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琮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于東西各

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

白字

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

林人

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爲總督開府梧州

〔庚〕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兵部尙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

川廣盜攘未息疫癘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相度興革

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浙江嘉善人侍郎曾鞏字時叔秦和人原傑字子英驪城人黃琮副都御

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賜勅遣之奏斥貪殘吏甚

衆其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皆不遣使責所在官司恤民察吏

三月命撫甯侯朱永都御史王越字世昌澤人等禦敵延綏先是瑪拉噶雖求

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甯字志道黃之子擊退之事在四年尋復糾三衛入寇榆林大

擾大同巡撫王越遣甯及楊信等連敗之事在五年至是破羅爺與阿勒楚

爾合別部伽嘉色凌舊作札加恩爾今並改正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舊

居士魯番在哈密西今屬關西其東爲大州節度各品縣又東爲柳陳節度中縣其西有交河節度交河縣治天順間嘗遣使朝貢朝廷

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爲久居計延

綏告急帝命永爲將軍以越參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

憲宗偏寵其寵  
萬妃任其  
妬毒而幾  
能檢制燕  
成炎禍柔  
啄實無可  
開責但宮  
辭事秘流  
閣又豈所  
傳憑如可  
盡後宮有  
稱皆遭酒  
害則此生  
之枯極五  
于成化無  
年何獨無  
恙且其紀  
察必嚴又  
何獨紀

論功升賞而敵據套自如

既而帝以兵部尚書白圭言命廷議大發兵搜套乃以武靖侯趙輔為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尋綏輔不能禦未幾召還以

帝嘗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瑪拉葛頗難禦帝敗加喜色凌擊殺河勒並屬結元

夏四月旱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大水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從吏部尚

書姚夔請遣使賑卹

秋七月皇子

即孝宗

生于西內

皇子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

掖庭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墮之

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恚甚命婢鉤治

之婢謬報曰病瘖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同安人溺焉

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它室貴妃日伺無所

得

時皇后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與她不知也

〔辛卯〕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巡撫延綏時虜數入邊兵部尚書白

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通安人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治

綏德州屬縣米脂

宋物元為縣不屬綏德州

吳堡

亦宋物元為縣今屬葭州

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

者不從異載妃秘又旋意子稱而祐知妃竟往室樂留又密濶護斃使子容亦宮痞妃  
類足而辭家知不登即且出上敏極覺之不來吳堂附安爲匿救敏張既隱至代鈞蒙以病  
此深緣往傳之使能立祐於未之故乎稍慮哺后之近敢保外亦繁敏生至代鈞蒙以病  
多倍飾往聞紀萬隱儲極何有薦在且有萬養復它安仍育庭必欲溺即皇爲治而

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  
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爲重鎮寇鈔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宣德間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前事具至是應

天巡撫滕昭又變爲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曰改兌加耗外

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

長運遂爲定制

二月增設蕪湖荊州杭州鈔關 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甯南北爲

二侍郎鄭辰字文樞浙西西安人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字子信輝無人治其北至是河道淤

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爲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

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于是始命恕爲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柏賢爲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爲太子

明年二月來臨悼恭節  
者謂萬貴妃害之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勅羣臣修省

條時政得失 據至明年正月乃滅

明矣世人不見由羣主  
之臣大抵登  
于宮時等  
關彭召對  
力請官即  
而中官未  
以初見蓋  
治為言以  
際虛其陳  
而論數防  
制時等情  
意本未學  
合遂所給  
爲其不見  
雖以廣詞  
了事則又  
何也且乎  
請也果且  
輪如果且  
至不誠何  
聽萬安能  
次在後登  
得越彼徑  
頭欲出而  
奏對未畢  
留又對未畢

見閣臣于文華殿。彗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

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

言。姑俟它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

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缺望，乞如舊便。帝可

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

輩嘗言不見召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

不復召見大臣。其說尹直入聞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若不聞彭公語，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大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固多矣。

（真王）八年春二月，預征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時議發兵搜套。事見于前

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字繼英，輝縣人言：山西預征艸豆，每夫科銀或至

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人

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蘇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

夏四月旱，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順。前年

安南國王黎灑攻破占城，虜其王盤羅茶全，王弟盤羅茶悅逃山中，遣

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爲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亦

率僧辭徒  
貽笑迨  
其後萬歲  
閣老借語  
安反借以  
慶斥彭時  
亦由其所  
錄無所建  
白耳

秋南畿浙江大水

恐啓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家屬帝慮安南逆命欲俟其貢使至賜敕責之至是以盤羅茶悅請封命遣給事中陳俊傳明史作峻按同時有兩陳俊一爲戶部侍郎一即此等齎詔往而占城已爲黎瀨所據不克入

(癸巳)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列本今改卒無

子王母主國事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掠謀據其地成化二年

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舊作把塔木兒今改後仿此襲封王爵詞極哀切帝

乃擢巴圖穆爾爲都督攝行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舊作罕慎今改後仿此請襲都

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酋阿里舊作阿力今改後仿此

自稱蘇勒坦舊作速搜今改乘機襲破哈密城虜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婿伊蘭

舊作牙蘭今改後仿此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苦峪

城名在今西安府開縣東南沙州等亦爲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

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矣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四川榮縣人往甘

肅經略文等檄哈商及赤斤罕東默克埒舊部名在哈密北舊作默克力今改後仿此諸部集兵進

討

中官索賄未髮取杖殺指擢實爲目無國法即云以公事加杖亦非政體所宜指擢職分雖微究屬朝廷一人所命豈肆其籠撻明代龍任閣官假以重權鎮守之設已爲憲宗子此向竊物情示懲警而以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山東境內忽黑暗如夜又大饑死者相枕籍骸無餘鬻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閱武臣騎射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已而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子登之等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義至甯波指揮馬璋饋

白金二十兩意不懌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襲寇于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與甯夏府接壤破之自成化初以來邊

患日熾至是們都塔博勒呼伽嘉色凌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策寇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甯遊

擊將軍周玉字廷璧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山在榆林府北出境晝夜

兼行涉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北定遠縣西北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

兵爲十覆而身率甯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

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



擬記綱無  
怪若輩之  
日益惑橫  
釀成奸弊  
而不可復  
遷也

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五終